

点击下方访问  读者阁  获取更多杂志


2024年《故事会》征订工作已开始，详情请见封底

2023

12月下



STORIES

故事会

®



扫码订阅

24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新年故事

如您所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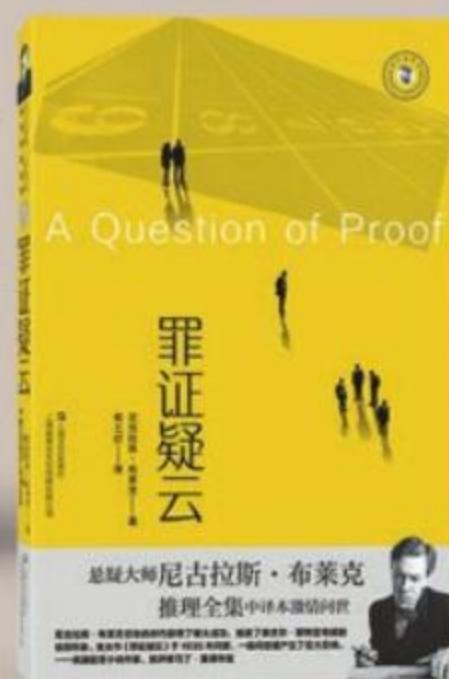
黄金时代推理大师

尼古拉斯·布莱克桂冠推理全集(16册)

澎湃问世



世界推理小说三巨人：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尼古拉斯·布莱克
大文豪博尔赫斯称奇，大学者钱锺书称美
欧美导演青睐有加，屡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Nicholas Blake



尼古拉斯·布莱克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小说家，
具有罕见的叙事能力。

——《纽约客》

这是一套以私人侦探“奈杰尔·斯特雷奇威”为主角的悬疑小说，忠于本格推理传统，情节扑朔迷离，结局诡秘莫测。尼古拉斯·布莱克以其“桂冠诗人”的眼光，在作品中融入了最伟大文学家的思考：莎士比亚、狄金森、华兹华斯……



故事会 淘宝



故事会 微店

2023年

中国十大廉洁故事评选

每篇奖金 3000 元

兴廉洁之风，树浩然正气。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鼓励广大作者创作出老百姓喜爱的廉洁故事，上海金山山阳廉洁文化基地与《故事会》杂志社，联合推出2023年中国十大廉洁故事评选活动。

评选范围：2023年《故事会》有关栏目发表的“廉洁故事”，如新时代廉洁故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故事、红色廉洁故事、家风家训廉洁故事等。

评选方法：专家评选及网络投票。

奖项设置：获奖作品奖金为每篇3000元，全年共10篇，并颁发获奖证书。

投稿方式：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来稿。邮箱：gushihuilianjie@126.com。老作者可直接投给固定联系的编辑。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作品后请附：姓名、地址、手机号、身份证号、开户银行信息及账号。

其他说明：获奖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主办方享有使用权、发布权和改编权，凡参赛者视为接受本项约定。

中国十大幽默故事评选

最高奖金 每则 4600 元

为鼓励广大作者创作出老百姓喜爱的幽默故事，中国幽默故事基地上海金山山阳镇与《故事会》杂志社，联合推出 2023 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评选活动。

评选范围：2023 年《故事会》“幽默世界”栏目发表的所有作品。

评选方法：1. 每季度评选出 6 篇季度奖作品；2. 荣获季度奖的作品再参加年度总决赛，经专家评选及网络投票，评选出 2023 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

奖项设置：季度奖奖金为每篇 1000 元，全年共 24 篇；年度奖奖金为每篇 3000 元，全年共 10 篇。年度奖获奖作品将颁发获奖证书。

征文信箱：gushihui999@126.com。请作者自留底稿，参赛稿一律不退。



相差十倍的红包



赵媛佳
故事会绿版编辑
Zhao Aijia Stories Editor

年末又至，我看到一个应景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元旦这天，小宝跟着妈妈去商场，在门口遇到一个流浪老人。天寒地冻的，老人努力缩进破袄子里，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里面有几枚硬币和几张纸钞。小宝问妈妈：“妈妈，外面这么冷，那个爷爷为什么不进来？”妈妈想了想说：“爷爷可能在看风景。”

小宝摇摇头，表示不理解，便跑去商场的游乐园玩了。不一会儿，他玩累了，说想喝奶茶，要妈妈买两杯。妈妈告诉他：“妈妈不喝奶茶。”小宝却认真地说：“我想送门口的爷爷一杯，爷爷很冷。”

妈妈闻言，忙买了两杯热气腾腾的奶茶。小宝端着奶茶，跑到商场门口，将其中一杯往那个老人手里塞：“爷爷，送你一杯奶茶，喝了就暖和了。”老人吃了一惊，忙双手接过。他用了一种怪异的手势，以免碰到小宝的手，但还是碰到了。“把你的手弄脏了。”老人拘谨不安地说。

小宝笑了笑，忽然冒出一句：“爷爷，过年好！”老人愣了，嘴唇颤抖着，他擦了擦眼睛，对小宝说：“孩子，你等一下。”说着，他打开身边的蛇皮袋，掏啊掏啊，掏出一个红包；他又从搪瓷缸里找出面额最大的一张二十块钱，抹平，塞进红包，递给小宝说：“爷爷给你压岁钱。”

小宝连忙往后退，但老人伸手拦住了他，用的还是那个怪异的手势，没有碰到小宝。老人连声道：“拿着！过新年，应该的。”

小宝看向妈妈，妈妈做了个“可以收下”的手势，于是小宝收下红包，转身跑向妈妈。老人看着小宝的背影，脸上露出沟壑深深的笑容。

这一头，妈妈带着小宝再次进入商场，买了一个红包，然后装进去两百块钱。她又买了两屉小笼包，让小宝将小笼包和红包送给门口的老人。

小宝将红包与小笼包递给老人，老人推辞着，脸涨得通红。但是最终，小宝成功了。老人在接过东西之前，两只手在身上搓个不停，但他的脸上早就没了拘谨，满是笑容。老人与小宝的红包金额相差十倍，但内容却是一样的，那是人世间的善与爱。

(插图：丁德武)



扫二维码，可听全本故事。

开门八件事，扫码听故事。一本可读、可讲、可传、可听的全媒体杂志。



开卷故事	2
笑话 14 则	4
情感故事	
文身藏玄机	8
新传说	
苏耗子	11
辨香高手	17
宠老婆的人	21
烟头里的名堂	24
一码归一码	27
脱口秀	15
传闻轶事	
赐鸟	31
捡个爹去讹人	40
皇上有旨	58
东方夜谈	
茧子国	35
海外故事	
被诅咒的画像	44
3分钟典藏故事	48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夺命真相	50
民间故事金库	
帮人就是帮己	54
网文热读	
神针	61
时光窃贼	89
法律知识故事	
意定监护	64
中篇故事	
青蛙刺客	66
动感地带	81
细节	82
我的青春我的梦	
云边的糖铺	薛蕊琪 84
阿P系列幽默故事	
阿P走霉运	毕华 86
幽默世界	
《忘不了》等6则	冯凯等 91

特别提示：凡本刊录用的作品，本刊均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权利。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有规定，未经本刊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转载、摘编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刊许可使用的作品，应在许可范围内使用。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故事会**绿版·下半月刊**

社长、主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凯

副主编 朱虹吕佳

本期责任编辑 赵媛佳

电子邮箱 babyfuji@126.com

发稿编辑

朱虹王琦田芳

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5320 4060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5320 4051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A 座 3 楼

邮编 201101

主管、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5320 4165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5320 4090

广告业务 021-5320 4161

新媒体广告 021-5320 4191

融媒体中心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公众号



故事会小程序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8.00元



· 笑话 ·

问 票 吧

鲍勃是列车上的检票员。这天，一名乘客不愿配合检票，鲍勃问他：“您要去哪儿？”

乘客不耐烦地把车票甩给他，说：“你问我呀，票上不都写着吗？”

鲍勃看了看票，说：“票上写着您坐错车了。”

乘客顿时慌了：“什么，那怎么办？”

鲍勃“咔嚓”一声在票上打了个洞，平静地回答：“问票吧。”

(离萧天)



(本栏插图：包丰一)

给大爷让座

大军站在公交车上，见到上来一位老大爷，便看向面前坐着的年轻男子，示意他让座。可男子和他对视了一眼，动也不动。

大军生气了，吼道：“看什么看，赶紧给大爷让座！”

男子惊恐地站起身，对大军鞠了个躬：“大爷，请坐！”

(谁与争锋)



出手阔绰

大伟开车去乡下，结果车坏了。
大离最近的修车铺有二里地，大伟正头疼，三个农民大哥走过来，帮他把车推到了修车铺。大伟二话没说，在小卖部给他们一人买了两包软中华。

小卖部老板诧异地看着大伟，感叹道：“小伙子出手真是阔绰！”

大伟摸摸鼻子，低声说：“哎，不好意思，刚才他们推车的时候，我忘了松开手刹……”

(鱼板)

·笑口常开 轻松一刻·

差不多得了

儿子考上了一所不太好的大学，被妈妈数落了一整天，爸爸却一反常态，在旁边一声不吭。

直到晚饭时，妈妈还在念叨，爸爸忽然清了清嗓子，说：“老婆，差不多就得了，毕竟我和儿子是校友……”

(萨 娜)

吹 牛

四只老鼠在吹牛。

甲：“我每天都拿老鼠药当糖吃。”

乙：“我一天不踩老鼠夹，脚就发痒。”

丙：“我每天不过几次大街，心里都不踏实。”

丁：“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喂猫了。”

(潘光贤)

狡猾的小偷

强子路过小区门口时，看到三个保安正在揍一个小偷。

强子心肠软，就对保安说：“几位别打了，送派出所就行了！”

小偷灵机一动，冲强子嚷道：“别管我，不是让你拿了东西快跑吗？”

保安们相互递了个眼神，松开小偷，把强子摁在了地上。强子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小偷说了声“谢啦”，“嗖”的一下跑没影了。

(华 中)

老 婆起晚了，急急忙忙地去赶公交。过了一会儿，她打电话给老公说：“快开车到公交站来接我。”

老公不解道：“你没赶上公交车？”

老婆无奈地说：“上去了，人太多，又把我挤下来了。”她叹口气，接着说：“下来的时候，我把一个上学的小孩也薅下来了，他正哭着要我送他去学校呢……”

(灿 培)



挤 公 交





· 笑话 ·

从容的妈妈

新娘在婚宴上喝多了，见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兴奋地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男方的亲戚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新娘，难道她平时温婉娴静的样子是装出来的吗？

这时，新娘妈妈很从容地接过新娘筷子上的肘子，说：“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的老娘，知道吗？”

(梅之傲)



6

辛苦钱

这天，小张发现自家大门打不开了，只好叫来了锁匠。

锁匠看了看门说：“这种锁，小偷开的话三秒钟，我开得十秒，你给二十块钱吧。”

小张一听较起真来，拿出手机给他读秒：“十秒……二十秒……”

三十五分钟后，锁终于开了。

小张想讲讲价，于是说：“师傅，你花了那么久开锁，是不是……”

还没说完，锁匠就接过话头：“是啊，你得再多给十块，算辛苦钱吧！”

(真 真)

区别对待

小吴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女同学，正巧女同学家是开牛肉面店的，小吴便打算去她家店里解决午饭。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店里，很快，小吴的面就好了，他去端面的时候，店老板笑着问他：“你们交往多久了？”

说着，店老板舀起一大勺牛肉就要往碗里放。小吴还没反应过来，一旁的女同学面带不悦地说：“爸，别瞎说，他是我同学。”

“不是男朋友啊……”店老板失望地说着，手一抖，掉进碗里的只剩三片牛肉。

(金灿灿)

·笑口常开 轻松一刻·

你有病吗

小李在医院里排队看病，恰好碰到了心仪的姑娘。他几次想过去打招呼，却始终害羞得不敢开口。

等姑娘看完病出来，眼看着就要走了，小李鼓足勇气，拦住她道：“你有病吗？”

(卧龙城主)

配钥匙

小丽出门忘带钥匙，于是她来到一家配钥匙铺，对锁匠说：“麻烦你帮我配一把钥匙。”

锁匠点点头说：“行，钥匙呢？”

小丽一愣，随即怒道：“我有钥匙干吗还找你配？”(番茄)

都是套路

夏日的晚上，小美刚躺下，妈妈就来到她房里，说：“我和你爸吵架了，今晚过来跟你挤一挤。”

没过多久，爸爸也来了，对小美挤眉弄眼道：“你出去一下，我给你妈道个歉。”

小美无奈地走出房间，身后立马传来了锁门声，只听父母齐声说：“你去我们房间睡吧。”

小美只得走进爸妈房间，拿起空调遥控器按了几下，随即怒道：“原来这空调坏了！”(瓶子)

大刘一到家，便听到儿子大喊一声：“老爸过来！”

于是大刘来到儿子房门口，又听老婆大喊：“老公过来！”

大刘对儿子开玩笑道：“你妈是我老婆，你是我儿子，我到底该听谁的？”

儿子一脸严肃道：“自己看着办，但你应该清楚自己姓什么。”(糖糖)



听谁的



本栏目欢迎来稿。请把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babyfuji@126.com



看似威风凛凛的老虎文身里，饱含着两个男人的智慧与深情。

这天，小丽带男友大鹏回家见父母。老两口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未来的女婿，又是杀鸡又是宰鹅的，直到大鹏离去，还沉浸在快乐之中。

晚上睡觉时，小丽的母亲香云看着丈夫裸露的上身，忽然问道：“你说……大鹏会不会对你这文身有想法？”

经老伴这一说，小丽的父亲陈三虎才反应过来。中午他连忙活带喝酒，热得出了一身汗，一高兴便没拿大鹏当外人，把衬衣脱了，只剩下一件背心，两个肩头和胸前的文身露了出来，正是三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头，加上他剃得光光的脑袋，很有些江湖人士的味道。陈三虎后知后觉地想，自己这副模样会不会让大鹏反感，把自家想象成什么不着调的家庭？

老两口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要是因为

这文身把女儿的婚姻耽误了，他们的肠子都会悔青的！这一宿，两人闹心得几乎没合眼。

没过几天，香云打电话给小丽，试探着问大鹏啥时候再来家里，结果小丽说大鹏出差去了。这下更坚定了老两口的猜想，从前引以为傲的文身，现在成了他们的心病。

文身藏玄机

■ 莫炳生





过了一段时间，大鹏出差回来，说要去看一看小丽的父母。老两口听到消息非常高兴，急忙备上丰盛的酒菜，等准姑爷上门。

席间依然很热，陈三虎却只是不断用毛巾擦着光头上的汗珠，任凭女儿怎么劝，他都不脱衣服。小丽不肯罢休，伸手要帮父亲脱衣服，陈三虎无奈，只好说：“你别动，我自己来。”说着他脱下了衬衣。

这一脱，顿时让大鹏和小丽大吃一惊：原本陈三虎双肩和胸前的三只虎头不见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文身清洗后残留下来的斑斑点点，极像烧伤后留下的伤疤，让人看了既心疼又恐惧。

陈三虎讪讪地笑着：“年轻时不懂事，分不出个美丑，我图好玩，就文了这三只虎头。由于这文身，我也从原来的陈文虎，被别人叫成了陈三虎。其实我早就不喜欢了，正巧前街新开了一家文身店，我就把它洗掉了。怎么样，现在看着是不是不那么瘆人了？”

看着残留在父亲身上的青红痕迹，小丽一下子哭出了声。她知道父亲是为了不给大鹏留下不好的印象，才忍着身心之痛，把文在身上几十年的图案清除了！

更难受的却是香云，她一面擦

着眼泪，一面抚摸着丈夫看起来伤痕累累的臂膀，忍不住讲出了埋藏在心里三十多年的秘密——

那年，香云和丈夫一同进了县里的焦化厂，两个人都是大学生，被分配到技术室工作。不久，年轻貌美的香云就受到了厂长儿子的骚扰。那公子哥虽然早已成了家，却仗着老子的势力，在厂子里专干一些欺男霸女的事。陈文虎出面制止，却遭到公子哥一顿毒打，还被赶出科室，去干全厂最累的活儿。另一头，公子哥仍没有停止对香云的骚扰，大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味道。

陈文虎不堪其扰，整天忧心忡忡。一天，他走在街上，看到几个光着臂膀的年轻人，身上文着各种猛兽。他们招摇过市，引来众人注目，但大家又都躲得远远的。

陈文虎受到了启发，当即来到一家文身店。店老板问他想文什么图案，陈文虎想了想说：“什么吓人文什么。”于是，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在双臂和前胸各文了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虎头。

从此，陈文虎在厂子里有意袒胸露背，又特意剃了个光头，一改从前文文静静的模样，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这下，不但众人躲得远远



的，就连那公子哥也不敢和他打照面了。

几十年来，因为这文身，陈文虎不知受到了多少次领导的批评和人们的议论，但他不在乎，也没后悔过，用智慧保护了妻子，他觉得值。只是香云看着当年的俊秀青年，为了自己变成这副模样，心里总是不好受；可真当陈文虎把文身洗了，她又觉得怅然若失……

小丽从小看惯了父亲的文身，却从不知道里头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她正为父母的爱情故事唏嘘不已，一旁的大鹏忽然脱掉了身上的衬衣，露出文在双肩和胸前的三只猛虎头。那虎头文得比陈三虎的更加逼真，大有呼之欲出的气势，让老两口看得目瞪口呆！

惊诧之余，陈三虎一下子明白了大鹏文身的目的，于是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小丽和我们难堪才这么做的。好孩子，你不该这样做，在身上文这么大的文身，会影响工作和前途的。”

香云也附和道：“只要你不嫌弃你叔叔这文身就够了，真的不该这么做……”

听了父母的话，小丽突然笑了起来，转身从挎包里拿出一瓶风油精，拉过大鹏的胳膊，往虎头上滴

了两滴，然后抽出一张餐巾纸擦了起来。转眼间，老虎头便被擦去了一半，露出了白白的皮肤。

老两口被这魔术般的表演惊呆了，敢情大鹏身上的虎头是画上去的，根本不是什么文身！

看着发蒙的老两口，大鹏说：“现在社会对文身的看法在慢慢发生改变，很多年轻人图一时兴趣，又不想受皮肉之苦，就选择了文身贴，如果不喜欢还可以随时更换。”说着，他从挎包中拿出一张花朵图案的贴纸，在小丽的手臂上涂点油，将贴纸压上去，片刻后再将贴纸揭去，一朵如同文上去的彩色牡丹花，便活灵活现地印在了小丽的手臂上。

老两口惊奇不已，连连夸好。香云想了想，犹豫着问：“能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你叔叔身上的斑点盖住？”

大鹏说：“当然可以了，等我上网搜搜，选一组更威风更漂亮的文身贴给叔叔贴上去，保准让您二老满意。”

陈三虎笑得合不拢嘴，他对文身贴这事没那么在意，只是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好对象而高兴不已。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孙小片)



苏耗子是东北地区满族的风味面食，将豆馅包进黏米面等擀成的圆饼中，外用苏子叶包裹，上笼屉蒸熟即成，因其形状像小耗子，故名苏耗子。



苏耗子

顾敬堂

薛丽是名中学教师，最近刚刚被评为特级教师。因为这个，女儿小优特意请了假，从外省的大学赶回来为妈妈庆祝。

薛丽的父母都七十多岁了，身体硬朗，为了方便照顾，薛丽夫妇在自家楼下为老两口买了房子。薛丽和母亲特别亲近，但对父亲老薛的态度就有些生硬，父亲犯点小错误，她就会冷下脸训斥，而父亲也跟小学生似的唯唯诺诺。

薛丽和女儿坐在沙发上亲亲热热地说话，丈夫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忙活得差不多时，丈夫喊女儿：“小优，下楼叫姥姥、姥爷吃饭。”

正说着呢，薛妈妈敲门了，笑眯眯地走进来，拉着小优的手嘘寒问暖。薛丽的丈夫一边往外端菜，一边问道：“妈，爸呢？”

薛妈妈摆摆手道：“老东西一早就出门了，神神秘秘也不知干吗。甭管他，做好了咱就先吃。”

尽管不太待见父亲，可薛丽还是让大家稍等一会儿。她给老薛打了好几次电话也没接通，正焦躁时，楼道里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

小优急忙跑过去开门，如释重负地说道：“姥爷，你干吗去了？总算回来了。”

老薛手里拎着个食品袋，有些



腼腆地说道：“我去乡下上‘喜坟’了，告诉我爹和我爷爷，我闺女当上了特级教师，我外孙女考上了名牌大学，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薛丽的脸顿时阴下来，淡淡地说道：“都是些外姓人，老薛家有什么可高兴的？”

老薛满脸的喜悦顿时凝固了，气氛陷入了尴尬。丈夫嗔怪地白了薛丽一眼：“挺高兴的事儿，你非说些不愉快的话不可！爸，快坐下吃饭。”

老薛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将手里的袋子放到桌子上：“这是我去农村买的苏耗子，小丽小时候最喜欢吃了。”

小优立刻夸张地雀跃道：“啥是苏耗子？我都没吃过！”

老薛道：“是一种满族吃食，用苏子叶裹着黏苞米面蒸的，又香又黏，蘸点白糖别提多好吃了！”

薛丽的脸色更难看了，声音不由得尖锐起来：“我从十四岁之后，就再也没吃过这玩意，看到它我就有心理阴影！”

薛妈妈有些愠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小丽，你今天怎么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总翻它干啥！”

薛丽眼含热泪，哽咽着说道：

“因为我是个闺女，不受我爸待见，他一心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小时候，邻居王奶奶给咱家送了盘苏耗子，我爸放到碗柜里不让吃，打算第二天给我大爷家的堂哥送去，就因为他是老薛家独苗，有好吃的先给他吃。结果晚上苏耗子被耗子偷吃了，妈，你还因为这个挨了顿打。这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薛也哭了，他抹了一把脸道：“闺女，那是啥年代呀？人还都很愚昧，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普遍。但我要把那盘苏耗子给你堂哥吃，并不是因为他是啥独苗，而是因为你要升初中了，我没钱给你交书费学费，寻思送盘苏耗子过去当个由头，方便和你大爷借钱呀！”

薛妈妈抚着女儿的后背说道：“别总记着坏的，你爸这人，确实有些大男子主义，可这也不全是一件坏事儿。他虽然喜欢男孩儿，但后来为了供你读书，跑到煤矿下井，好几次都差点交待在里面，你都忘啦？嗨，功大于过嘛。”

薛丽发泄之后神情也缓和下来，悻悻地说道：“那还不是因为他命中无子？但凡有个弟弟，他也不可能供我读书。”

薛妈妈愣了愣，神情复杂地说道：“这事儿我谁也没说过。其实，



你应该有个弟弟的……”说着，她回忆起几十年前的那天晚上……

刚吃完晚饭，邻居王奶奶端着热气腾腾的苏耗子送过来。两口子千恩万谢后，老薛交代媳妇，把苏耗子放到碗柜里，千万把柜门关严，别被耗子偷吃了。第二天一早，老薛发现碗柜门半掩着，装苏耗子的盘子已经空了，旁边散落着几粒老鼠屎，于是勃然大怒，厉声斥责媳妇没关好门。

两人吵了几句之后，老薛又埋怨媳妇肚子不争气，生了个赔钱货。薛妈妈反唇相讥，说他思想封建，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两人越吵越激烈，老薛大男子主义的老毛病犯了，抬手给了媳妇一耳光。薛妈妈立刻收拾随身衣物回娘家去了，一待就是半个多月。老薛熬不住，跑到丈母娘家磕头作揖，才把媳妇请了回来。

回忆起往事，薛妈妈感慨地对薛丽说道：“其实那时候我怀孕三个多月了，可能营养跟不上，也不太显怀。那天你爹打了我，我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回娘家就

流产了。孩子都成形了，是个男孩。我心说也好，真生了男孩，你爹不得偏心死呀，干脆就你一个，好好供着，未必不能出人头地。”

“啊？”老薛还是头次听到这件事，不由得百感交集，表情显得有些失落。

“啊什么啊？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哥家倒是连着生了仨儿子，哪有一个出息的？他仨儿子绑一起也没咱小丽聪明孝顺！”

老薛连忙点头：“那是那是，我现在身在福中，知足，知足！”

薛丽压抑多年的心结也打开了，调整一下情绪，端起酒杯对父亲说道：“爸，这些年我对您态度不太好，还请您原谅。”





老薛激动得老泪纵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薛妈妈笑眯眯地从食品袋中拿出一个苏耗子，递给外孙女：“小优，你尝尝，边吃边听我给你讲个小耗子偷吃苏耗子的故事。”

小优津津有味地吃着苏耗子，歪着头看姥姥。

“那天晚上，我刚睡着，忽然听到厨房里的碗柜门被轻轻地打开了。”薛妈妈不紧不慢地讲着，“我起身从墙上的小窗看出去，借着月光，发现一只小耗子偷偷叼起一个苏耗子，溜到另一间屋子去了。”

小优惊讶地问道：“您看到了为什么没去打它呀？”

薛妈妈笑着说道：“哪个小耗子不嘴馋呀，我寻思吃一个就吃一个吧。没想到不一会儿，小耗子又跑到碗柜前偷嘴了。可能是越吃越好吃吧，小耗子控制不住自己了，来来回回十多趟，竟然把一盘苏耗子都吃光了！”

“啊？多大的耗子，怎么这么能吃呀！”小优吃惊地问道。

薛妈妈抿着嘴笑了笑，继续讲道：“这个小耗子不但能吃，而且还很聪明呢。小耗子怕苏耗子没了不好交代，站在厨房愣了半天，后来蹲在月光下，在地上搓起泥巴来。

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小耗子要干嘛；直到第二天，你姥爷发现碗柜里的老鼠屎，和我发火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只小耗子把泥巴搓成了老鼠屎的模样，造成苏耗子被耗子偷吃的假象。”说到这儿，薛妈妈瞥了瞥老伴，“哼”了一声：“你姥爷其实也看出来了，咱农村里的人咋会分不清老鼠屎和泥巴呀？但他可舍不得欺负小耗子，只能欺负姥姥我咯！”

“啊？”小优有些明白过来，怀疑地看向妈妈，“这个小耗子莫非是……”

薛丽拿起个苏耗子放进嘴里，红着脸说道：“吃饭呢，别讲这些倒胃口的事儿了！”

老薛也咳嗽两声：“就是，过去的事儿别提了……”

大家都默默地拿起苏耗子吃了起来，很快，小优绷不住了，随着她的笑声明响，屋子里被所有人的笑声填满了。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插图：孙小片)

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赵媛佳：babyfuji@126.com

田 芳：greygrass527@126.com



总有你想不到的答案

Q：谈恋爱的前兆是什么？

A：单身。

Q：不畏艰难的勇敢在这一代年轻人中是如何体现的？

A：通过“上班”体现。

Q：如果蚊子长得像蝴蝶，人类还会讨厌蚊子吗？

A：如果蚊子长得像蝴蝶，那么夏天晚上挂的就不是蚊帐，而是电网。

Q：如何用一句话证明你是有故事的人？

A：刘奶奶家的茅坑蛮深的，能淹没我的头顶。

Q：长得好看的人真的是360度无死角吗？

A：360度无死角的是球体。

Q：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但真正吃到后又觉得很难吃的？

A：我做的菜。（推荐者：六月的雨）

- ◆ 人，要么像辣椒一样有脾气，要么像白菜一样有层次，要么像莲藕一样有心眼；可我做不到，我像电线杆一样，直！
- ◆ 我和小朋友理发时的区别：小朋友当场大哭，我回家大哭。
- ◆ 我的心理医生说，他从没见过任何人像我这样自卑——总算我有一件比别人强的事了。
- ◆ 头大不可怕，头大头发还少才是真绝望。
- ◆ 我的状态跟拖延症还不是很像，拖延症是“很难开始”，我是“很难开始，开始了又沉醉其中、很难停止”。
- ◆ 风水流转，我就想问现在到底转到谁那里了，差不多该换人了，我排队排得有点烦躁了。

（推荐者：卧龙）

没事，我会自嘲





一句话辣评

好玩

小时候我每次兴高采烈地去大姨家玩，都是哭着回来的，因为我姨父老是把我逗哭。我一直很纳闷为啥他这么讨厌我，直到后来表哥有了孩子，我才知道，那真的很好玩。

一句话辣评：如果小孩不是拿来玩的，那还有什么意义？

角色扮演

第一次坐飞机，我想问空姐要一杯水，但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她。我想了想，是不是要叫“服务员”？但是这样显然会暴露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本质……于是，我冒出这么一句：“师傅，麻烦您给我倒一杯果汁！”

一句话辣评：如果空姐来一句“八戒，您的水”，你接吗？

嫌弃

小时候我比较调皮，爸爸总是被班主任叫过去“喝茶”。有一天，我爸出差了，我在学校没钱花，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没有生活费了。”我妈：“啊……那你班主任在学校吗？”我：“在啊。”我妈：“那、那我让你表姐给你送过去。”下午，我就见我妈站在教室门口，对班主任说：“老师，你好，我找一下某某，我是他表姐，我……”

一句话辣评：被父母嫌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推荐者：茶 茶)

开心一刻

- ◆ 我和朋友去吃菌子火锅，店家一直不给筷子，说煮熟才能给。朋友说：“我是云南人。”服务员说：“防的就是云南人！”
- ◆ 医生曾经对你暗示过什么？大病，医生问：“一个人来的？”小病，医生问：“那么多人来干吗？”
- ◆ 以前我酒量不行，朋友们都骂我；后来我苦练了一个夏天，他们都骂不过我了。
- ◆ 不知道为什么越长大越喜欢日落，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吧。
- ◆ 打车去学校，怕被司机坑，我就和他说我在那里当老师。结果我下车前，司机说：“老师，你学生证掉了。”

(推荐者：檬 男) (本栏插图：孙小片)



辨香高手

□ 刘振涛



邵伟和晓丽是一对情侣。最近邵伟听说，晓丽公司的老板罗伍在追求晓丽，他气坏了，自己天天接送女友，谁不知道他是晓丽男朋友？这个罗伍却还来横插一脚！

罗伍是个富二代，行事跋扈，不按常理出牌。虽然晓丽信誓旦旦地说只爱邵伟一个，他还是不放心。

这天，晓丽公司组织去郊外露营，不少人都带了家属。邵伟抓紧处理完手头事，骑着电动车赶过去，刚到露营点，就看见罗伍带着跟班走过来：“不放心晓丽？要我说啊，人得有自知之明，你骑着破电动车，不遮风又不挡雨的，拿啥给晓丽幸福？”

邵伟也不客气：“晓丽是我女朋友，她喜欢我就够了，跟你有关系吗？”可罗伍扬言，只要晓丽没结婚，他就有竞争的权利。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当吵到谁最了解晓丽时，邵伟说：“我闭着眼都能在人群里找出晓丽，你说有多了解？”

这下罗伍来兴趣了：“吹牛不打草稿。闭着眼，靠摸还是听声啊？”邵伟脱口而出：“闻味不行吗？”感到有些不妥，他赶忙解释：“每个人身上的味道都是不同的，这叫辨香识人，懂不？只有最熟悉和亲近的人才能做得到！”

一听这话，罗伍转着眼珠：“要不咱打个赌？带点彩头，看你也没



啥钱，就两千块吧。我叫几个女同事跟晓丽站在一起，你蒙着眼，不接触对方任何部位，不准暗示，不许发声，你靠气味能找出晓丽，算你赢，我给你两千；找不出，你给我两千，敢玩吗？”

这时，有些人开始起哄，邵伟看向晓丽，晓丽微微点点头，邵伟立刻答应了。

很快，罗伍安排了几名女员工和晓丽站成一排。罗伍让跟班给邵伟的双眼蒙上丝巾，领着他站在一排女孩跟前，女孩们每人伸出一只手。邵伟低头，闻着每只手上散发的各种香气，最终拉起一只手：“这是晓丽！”

人群发出惊呼声，绕了两圈的丝巾是绝对看不见的，邵伟真的能辨香识人？

罗伍似乎满不在乎，掏出两千现金，摔在邵伟怀里：“是我大意了，我没检查她们的手，如果晓丽想帮你，在手上涂抹她经常用的化妆品，你当然能闻出来。这局我输了，你敢不敢让她们洗过手再来一次？”

邵伟乐了：“你愿意送钱，我当然不反对！”

罗伍点头：“那行，彩头提一提，一万块，敢吗？”

邵伟看了眼晓丽，又看看周围起哄的人群，一口答应了！

这回，罗伍亲自带着女孩洗了手，看着她们涂抹不同牌子的护手霜，尤其是晓丽，罗伍还让人拿来酒精棉片仔细地把她的手擦了一遍，然后给她涂了好几层别人的护手霜。

女孩们一字排开站好，蒙着眼的邵伟挨个闻着每只手上散发的气味，很快，他由紧张变为松弛，终于露出笑容：“第四个是晓丽！”

又猜对了！这下，大伙都兴奋了。邵伟摘下丝巾，抬起下巴：“罗总，愿赌服输，拿钱吧。”

罗伍神色不动，扫了邵伟的收款码，转了一万元，说：“这局我认。敢不敢来最后一局，增加人数，彩头二十万！”说完，“啪”的一声，他把一张卡拍在烧烤桌上：“这里有二十万，我输了你拿走；你输了，我也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离开晓丽就行。”邵伟吓了一跳，迟疑着看向晓丽，晓丽似乎也没想到赌注会这么大，有点不知所措。

周围的人都在起哄，邵伟觉得自己需要洗洗脸冷静一下，便去了景区卫生间。

这空当，跟班低声对罗伍说：“罗哥，两局咱都输了，这回……”



罗伍诡异地笑了：“刚刚那一局，他们露出破绽了，你注意晓丽的脸了吗？”

跟班一愣：“脸？就算她脸上有啥表情，那小子蒙着眼，也看不见啊？”

罗伍冷笑一声：“应该说是她的嘴，轻轻吹一口气，怎么感觉不到？这就是那小子的底牌。”

罗伍猜得没错。晓丽不易察觉地吹了一口气在手背，正在闻气味的邵伟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微风，一口断定是晓丽。不过这细微的动作也被罗伍捕捉到了，但他也不说破，立刻加大筹码，引邵伟上钩。

不一会儿，邵伟出来了，他做出了决定：“刚才那个赌注不公平。既然你用我一生的幸福做赌注，那我们不赌钱，如果我赢了，你辞职离开这家公司！敢吗？”

罗伍愣了一下。众所周知，家族让他管理这家公司，是给他的历练与考验，如果他就这样儿戏地离开，那真是前途未卜了。罗伍咬咬牙应道：“好，这才刺激！我输了，立刻辞职；你输了，立刻跟晓丽分手！”说完，罗伍当场征招：“各位女性

同事、朋友，有愿意参与这个游戏的吗？参与者每人五十块劳务费，立马兑现。”

顿时，围观的女性都蜂拥前来。在罗伍的监督下，她们统一用消毒液洗手，擦了统一的护肤品。这时，罗伍扬了扬手说：“小张，把口罩发给她们。”一个员工跑来，拿着一摞口罩，分发给每个参与的女孩，并让她们都戴上。

邵伟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他知道，罗伍发现了他的秘密！当他看向晓丽时，晓丽已经脸色苍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众人的见证下，邵伟被蒙上眼睛，由跟班牵着，逐一辨认。一共十六个女





孩站成一排，齐刷刷伸出一只手来。

跟班拿着一本书放在女孩手背上，等邵伟的鼻尖贴上书本后，跟班才撤掉书，这样鼻子距离女孩的手仅有两厘米，既能闻到手上的气味，又避免接触对方做小动作。

时间一点点过去，当邵伟来到晓丽跟前时，晓丽苍白的脸上满是担忧和紧张，罗伍和跟班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她不敢动，更不敢提示……

邵伟逐一辨认完，也没摘下丝巾，立刻就说：“第十三个，是我女朋友，晓丽！”

这下，人群都安静了，他是怎么闻出来的？太匪夷所思了！罗伍也傻眼了，每个女孩手上气味是一样的，难道邵伟真长了只狗鼻子？

邵伟一把扯下丝巾，从人群中牵出晓丽，对罗伍说：“罗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什么时候辞职？”罗伍脸色铁青：“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认出晓丽的。只要让我知道输在哪儿，这局我认了！”

邵伟平复一下情绪，看向还愣着的晓丽：“爱一个人，只要够深，就能了解全部，因为你就是她。”

罗伍皱着眉：“别瞎扯，说人话！”邵伟微笑着说：“很简单，

体温。”

有人插嘴：“难道晓丽在发烧？但是你皮肤也没触碰到她啊？”这也是罗伍想问的，他眼巴巴地等着下文。

邵伟攥紧了晓丽的手，说：“恰恰相反，最后罗总提出的赌注，把晓丽吓着了。她有个毛病，紧张和害怕的时候，就会手脚冰凉……”

这次，邵伟看到晓丽脸色不对劲，担心和恐惧一览无遗，他马上想到她冰凉的手脚。正常的手是温热的，距离脸很近的时候，鼻孔呼出的气流反馈回来也是温热的；而呼出的气流碰到冰凉的手，反馈回来也会降温，如果不仔细辨别，很难捕捉得到其中的差别。

罗伍摇摇头，无奈地说：“行……你赢了！”

邵伟把晓丽拉到身边：“罗总，我替晓丽辞个职，希望你别介意……至于让你辞职的事，都是玩笑，别当真了。”

罗伍一愣，很快明白过来，人家是在给自己台阶下。他敏捷地打了邵伟一拳：“哥们，玩笑过头了，晓丽以后就是我妹妹，辞职，不批！”邵伟笑了，也回了他一拳。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插图：豆薇)



宠老婆的人

□ 曹景建

刘志鹏是个出租车司机，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只是脾气有时候比较急躁。这天早上，老婆小梅检查他的手机时，发现微信联系人里多了个陌生的女人，刘志鹏百般解释说这是一个中学同学，昨天刚好坐自己的车，临走时加了微信，小梅却怎么也不信，一口咬定刘志鹏有问题。

刘志鹏怒火攻心，把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小梅吓得一抖，知道刘志鹏是真动怒了，转身跑回卧室不理他了。

这时，地板上的手机响了。刘志鹏捡起手机，只见手机屏幕都摔花了，可是接听键还能按下。电话

是跑夜班的老搭档打过来的，让他下楼取车换班。刘志鹏对着卧室喊了声“我出车去了”，便披上外套开门下了楼。

刘志鹏按照往常的路线，打算去火车站碰碰运气，没想到今天运气不错，刚出小区大门没多远，就见一个穿着一身黑色运动装的中年男子背着一个包，正焦急地向他挥手。

刘志鹏脚踩刹车，稳稳地把车停了下来。男人打开车门，小心地把后面的背包卸下来掂在手上，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件红色的衬衫铺到后座，再把背包放到上面，最后才坐在背包旁边的后座上。



看这男子这么讲究，刘志鹏心里有些不痛快，自己又不是那种邋遢人，这车子今天还换了新洗的后座包套，乘客却要给包垫上衣服，好似去饭店吃饭的客人特意带着自己的盘子盛菜，这不是故意硌硬人嘛。

于是，刘志鹏一改往日的热情，只是冷冷地问目的地。没想到黑衣乘客竟然去机场，刘志鹏刚才的不快立马一扫而光，这可是个大活儿，管他有没有洁癖呢，只要是来送钱，管他是文财神还是武财神呢。

机场在隔壁省会城市的郊县，可有上百公里呢。刘志鹏开着车，瞅着一路明媚的春光，心情也变得好起来。

“喂，老婆，这就要过黄河大桥了哟。”黑衣乘客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对着手机说了一句。

呵，一个大老爷们，讲起话来这么温柔。刘志鹏立刻瞥了眼反光镜，只见那黑衣乘客说完这句话后，脸上的肌肉又立即紧绷起来，眼睛里好像还有一丝哀怨。

看来是在演戏，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刘志鹏乐了，心想天下男人都一样，对待老婆不就是需要技巧吗？不管自己心里有多委屈，明明喝的是一碗黄连，嘴上都要感

谢老婆的红糖水。哄好老婆，就等于安定了后方，这才是成熟男人呀。

过了黄河大桥，刚转到通往机场的大路，那乘客又拿起手机，轻声轻语地说道：“老婆，拐弯了，估计半小时就到机场了。上了飞机，中午就该到咱家了。”哎哟，走一段，汇报一句，真是“妻管严”呀。

路边有个加油站，刘志鹏一瞧车子油不大够了，便拐了进去。加完油，他把车子开出加油站，停在路边，对黑衣乘客说：“不好意思，我跟我老婆打电话说两句，耽误不了两分钟。”

黑衣乘客面无表情地说：“打吧，飞机三个小时后才起飞呢，时间绰绰有余。”

刘志鹏刚才见他用甜言蜜语跟老婆聊天，也在回想今天早上自己和小梅这点事儿。其实自己真的没必要和她较真，女人嘛，有点小心眼，就让她过过嘴瘾呗，再说她这样生气，也是在乎丈夫的表现。反观自个儿，一冲动就摔摔打打的，分明是给人家小梅甩脸子嘛。不行，自己得给老婆诚恳地道个歉！

刘志鹏掏出手机，正要打电话，就见屏幕一阵乱闪，接着是五颜六色的条纹在屏幕上乱窜。坏了，手机被摔得不轻，罢工了。



“喂，兄弟，借你的手机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行吗？”刘志鹏转头问后面那个黑衣乘客。

那黑衣乘客面色干瘪，看起来就像个灰色的兵马俑。他听了刘志鹏的话后，先是一愣，过了好久，才缓缓地摇了摇头，淡淡地说：“要是给一个男的打电话还行，女人一概不成！”

“这、这是什么道理？”刘志鹏“扑哧”一声，不由得笑了起来。

黑衣乘客却不恼，仍旧淡淡地回答他：“‘妻管严’嘛，我老婆看到陌生号码，打过去发现是女人，我要费多少口舌解释？”

刘志鹏说：“这还不简单？等我打完，把这条通话记录删除，不就万事大吉啦？”

黑衣乘客“哼”了一声：“我这号码是用老婆的身份证办的，她会定期去查通话记录的，这一删除，麻烦更大，你懂吧？”然后，他便有点不耐烦地说：“师傅，爱莫能助，请原谅，赶紧开车吧。”

碰了一鼻子灰，刘志鹏哭笑不得，心想这家伙真是怕老婆怕出了新境界。

到了机场，刘志鹏把车停在出租车专用车道上，那黑衣乘客从车上下来，竟然用铺在座位上的红色

衬衣擦拭了一下车身。

“喂，哥们儿，干啥呢？擦车也没用，抵不了车费。行了，快把车费给我吧。”刘志鹏觉得黑衣乘客的行为有点不可思议。

黑衣乘客从口袋里掏出三张百元大钞交给刘志鹏，说：“不用找了。”

“这哪行，太多了！”刘志鹏赶紧拒绝。

黑衣乘客轻轻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黑色背包：“里面装着的是我老婆。车祸，昨天火化的，我得把她背回老家。”

“啥？这里面是骨……骨灰？”刘志鹏惊得说话都结巴起来。

黑衣乘客点了点头：“不过你放心，我在你车里的座位上铺了红衣服，刚才也用红衣擦过车身了，绝对没有任何晦气的。”说完，他又扬了扬手机：“不是不让你借用我的手机，而是我的手机从一上车就没电了。这不，我马上到机场里面买个充电宝去。你不知道，我老家有风俗，带魂灵归乡，逢桥走弯都要轻声呼唤，以防她跟不上。我怕对着背包说话吓着你，便假装用微信语音报平安……”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陶健)



赵建华在区文明委工作，最近刚退休。这天，老伴回家后告诉他，小区管委会正开展捡烟头活动，一个烟头可以换一分钱。

赵建华一听来精神了，这可是以前他们单位分管的工作，于是立马加入到捡烟头的大军中。每天天刚亮，赵建华就戴上口罩，拿上镊子和方便袋出门了，有时候忙得饭都顾不上吃；到了下午，他就让老伴拿着自己捡的烟头去兑换奖金，乐此不疲。

这天，赵建华提着烟头喜滋滋地回家了，一进门便跟老伴嚷：“今儿个大收获，居然没有人跟我抢烟头了。这次捡的烟头，足够你兑换几天的馒头钱了！”

老伴头也不抬地说：“那当然没人抢啦，捡烟头活动结束了。”

赵建华呆愣了片刻，低头看了眼方便袋中的烟头，缓缓说道：“捡烟头体现的是文明素质，跟活动有什么关系？你还真以为我是为了那两

个馒头钱呐！”

老伴不与他争辩，淡淡一笑：“你素质高，我看你能坚持几天！”

赵建华白了老伴一眼，赌气道：“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果真接下来的日子，赵建华仍旧坚持捡着烟头，跟上下班一样，每天卡点出门，卡点回家。有时来了兴趣，他还会把烟头一个个拿出来分类标注，搞得老伴也有点哭笑

烟头里的名堂

□贺小波





不得了。

老伴私下犯嘀咕：“这老家伙不会捡魔怔了吧！”她想方设法地转移赵建华的注意力，但都收效甚微。老伴只好作罢，不过心里一直忐忑着。

还真应了那句，怕啥来啥，那天，老伴出门买菜带回来一个消息：二号楼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在楼下散步，忽然从空中飞来一个燃着的烟头，正好落在孩子颈边，孩子稚嫩的皮肤瞬时就被烫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呢。

“这是高空抛物啊！”听了老伴的话，正戴着一次性手套给烟头分类的赵建华着急道，“找到肇事者了吗？”

“二号楼是高层楼，住了上百户人家，这种事谁会主动出来承认？”

“那就赶紧报警呀，只要拿着烟蒂做个DNA比对，很快就能找到罪魁祸首了。”

“报了，只是遇到一些麻烦……”老伴欲言又止，下意识地瞅了眼赵建华手中的烟头。

赵建华瞬间明白过来：“你是说烟头让我捡回来了？”

老伴点点头：“可能是……据说，那年轻妈妈当时光顾着孩子，

忘记保留证据了。”

话毕，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两名警察，不用说，是来找烟头的。

老伴心里害怕，急忙指着一地烟头说：“警察同志，我老公捡烟头是为了做好事，可不是毁灭证据啊！”

“阿姨，别紧张，我们只是想找回事发时的烟头，好尽快找到嫌疑人。”领头的警察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气愤地说，“你看看，可恶不可恶，这么小的孩子居然遭遇了无妄之灾！”不过，当看到摊在地上的烟头时，他傻眼了，“这么多烟头，咋去比对呢？”

赵建华想了想，从地板上挑出一包烟头递给警察：“这包是二号楼的，事发当天捡的。”

老伴一愣，由衷赞道：“咳，原来你是在搞这分类啊，还挺有心呢……”

赵建华点头说：“我就是想看看在哪栋楼前捡的烟头多，多了，说明这栋楼居民素质有待提升，也好让居委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没想到关键时候还起了作用。”

“这些也不少，够检测几天的！”领头的警察掂了掂方便袋，道了声谢就要离开，赵建华忽然叫



住他说：“警察同志，或许我有办法帮你们……”

见警察们露出好奇的眼神，赵建华摸摸下巴说：“据我观察，二号楼大部分烟民吸的都是细长型的烟，说明烟民以年轻人或女性居多，因为细长型香烟内烟丝少，点燃时焦油含量低。从孩子烫伤的照片来看，伤口面积较大、较深，周围也没有那种一擦而过的痕迹，说明是一下子形成的，不存在孩子移动导致伤口变大的情况。细长型的烟燃得快，又比较轻，从空中飘落下来，到达地面上人的皮肤时，基本接近于燃尽，即便烫伤，面积也不会太大，因此可以排除。”

两个警察仔细看了看照片，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赵建华从领头警察手中拿回装烟头的方便袋，从中取出一个粗海绵过滤嘴的烟头，接着分析道：“你看这个烟头，海绵过滤嘴的焦油痕迹并不明显，说明吸烟者吸得悠闲，不是那种大口大口吸的贪瘾之人。如此一来，香烟缓缓燃烧，烟头的温度也就不那么高了，烫不出照片上的伤痕。”

“那还有其他情况吗？”

赵建华低头翻找了半天，又拿出一个烟头说：“这便是我要说的

嫌疑人了。这个烟头过滤嘴焦油量大，说明这个人烟瘾大，吸得猛，香烟燃得快，就如同用鼓风机吹火一样，得到了充分燃烧，温度自然就高……你们可以专挑这样的，再查查谁家在事发地的正对位置，事发时又在家中……”话没说完，他笑了笑：“当然，这都是我根据经验推测的，也不一定百分百准确。”

“烟头重量不大，要是有风把烟头从别的居户吹来呢？”

“嗨，谁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推孩子下楼去散步呀？”

果真，两天后传来了好消息：肇事者找到了。原来，警察回去后没有立即做DNA鉴定，而是按照赵建华说的情况，对事发地位置的几十户房主进行了排查，还透露了他分析的消息。肇事者一听就慌了，怕查出来后加重罪责，于是主动自首了。

“你捡烟头还捡出精来了！”事后，老伴对赵建华佩服得竖起了拇指。

“干工作得有专业精神。”赵建华目光炯炯地说，“而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做——当好小区文明新风的宣传员！”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陆小弟)



一码归一码

□ 张玉平

王家村有个王阿婆，她有个拿手绝活——种西瓜。这一种，还真种出了名，不少城里人都慕名而来，抢着要买这好吃的“阿婆西瓜”。来买的人多了，王阿婆就干脆在自家的西瓜地边上支了一个临时的小摊位。

这天，一个开着小货车的年轻人找到了王阿婆的摊位，一口气买了40多个西瓜，装了满满四大筐。王阿婆给对方算了个优惠价，不多不少2000元。年轻人得了大实惠，立马笑眯眯地掏出手机，问：“阿婆，我扫你，还是你扫我？”

王阿婆摆摆手说：“什么扫不扫的，我可不懂。阿婆只收现金。”

年轻人一愣，为难地说：“啊？可我没带现金啊。现在都手机支付

了，谁出门还带现金啊？”

“啥？没带钱！”王阿婆也傻眼了。

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时，田边又走来了一个小伙子，举着手机对着王阿婆的三亩西瓜地一顿猛拍。王阿婆不乐意了，朝他喊着：“王二喜，你看你，这么大个人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就知道盯着我的西瓜地拍拍拍，你咋不干点正事呢？”

王二喜嬉皮笑脸地边拍边说：“种瓜我不会，养鱼我不行，我呀只会拍拍照，发发短视频。”

此时，一旁的年轻人见了王二喜就像见了亲爹似的，两眼放光，一把拉住了王二喜的胳膊，激动地叫着：“大哥，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位推荐‘阿婆西瓜’的博主呀！”



接着，年轻人又对王阿婆称赞道：“阿婆，你这位网络推销员可真牛，他在网上推的西瓜视频，光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我就是看了他发在网上的视频，才从市区赶过来采购的呢！”

王阿婆看了一眼王二喜，对年轻人说：“你们熟不熟我不管，反正我收不到钱，这西瓜肯定是带不走的。”

年轻人脸一红，为难地看向王二喜。“那扫码呀！”王二喜不以为然。

“没码。”王阿婆和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我有呀！”说着，王二喜慢悠悠地从兜里掏出一张塑封好的二维码图片，对着年轻人说，“来，扫这个码！”

“不行！”王阿婆和年轻人又异口同声地拒绝。

王二喜把那张图片拿到了王阿婆的面前，指着二维码上面的名字说：“阿婆，你看到没，这是你家大海的微信号，这个码是他的。”

原来，王二喜见自己拍的视频越来越火，留言问地址的人也越来越多，就预测“阿婆西瓜”能迎来一波大卖。他知道，王阿婆有只收现金的习惯，但现在手机支付已十

分普遍，于是他找到阿婆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好哥们大海，弄了张收款码。这不，刚好派上用场了。

王阿婆还是有些犹豫，年轻人说：“阿婆，我先扫码付款，然后你给儿子打电话确认一下。你放心，人和西瓜都在这儿呢，跑不了。”王阿婆总算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年轻人刚完成了支付，王阿婆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妈，收到货款2000元，你做了笔大生意呀！”这下，王阿婆总算放下了心，年轻人也喜滋滋地搬着大西瓜上了车。

王阿婆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脸上笑开了花，拉着王二喜说：“你这小子，平日里油嘴滑舌的，还以为你没个正经，没想到是个热心肠。二喜啊，阿婆没啥好谢你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去给你挑个顶顶好的西瓜。”

不料，王二喜却说：“阿婆，一个西瓜不够啊！”

王阿婆一愣，心说：这小子胃口挺大，一个不够，这是要几个？她正想着，王二喜又说了：“阿婆，给我也挑上40个西瓜。”

“40个？”王阿婆大吃一惊。

“对，40个，一个也不能少。”说着，王二喜凑近王阿婆，神神秘



秘地说，“我要拿这 40 个西瓜，去办件大事哩！”

“行！”王阿婆喜滋滋地挑好了西瓜，称好重量后又多装了两个，还算了一个友情价，不多不少也是 2000 元。

王二喜说：“阿婆，我也没带现金，扫码支付。”

这回，王阿婆可一点也没犹豫，马上就把二维码递了过去。“嘀”一声后，王二喜又说：“阿婆，我付好了，给你看一下付款记录？”

王阿婆连忙摆手，笑着说：“不用，不用。都是乡里乡亲的，阿婆信你！”

到了晚上，王阿婆跟儿子说了今天的事，也说了王二喜买西瓜的事。不料，儿子却说：“不对呀，老妈，我今天只收到了一笔 2000 元的货款，后面的一笔根本就没收到。”

这下，王阿婆可懊恼了，后悔自己太相信王二喜，连付款记录都没看一眼，就让人拉走了 40 个西瓜，还白送了两个。

第二天天一亮，王阿婆就去找王二喜算账。到了王二喜家门口，她刚巧看到王二喜推着一辆三轮车正准备出门呢，车上装的正是王阿婆的大西瓜。王阿婆一个箭步拦在

了车子面前，双手叉腰，大吼道：“王二喜，你还我西瓜！”

王二喜不解地问：“阿婆，你这是做啥？”

“做啥？”王阿婆嚷嚷道，“你钱还没付，就拉走我的瓜，你还好意思问？”

王二喜哭笑不得：“阿婆，你是不是健忘啊？我昨天已经付过钱了，扫码的，你忘了？”

“你……你假装扫了码，实际上没有付钱！”王阿婆的声音更响了。

王二喜看了看时间，有些着急，就对王阿婆说：“阿婆，这事





我们回头再说，我现在赶时间呢，你能不能先让让？”

王阿婆看着王二喜着急的模样，更加认定他是做贼心虚，她一把抓住了车把手，嚷嚷着：“不行！你把我的西瓜拉走了，我找谁说理去！”

就在这时，王阿婆的儿子匆匆赶了过来，对王二喜说：“二喜啊，我妈说你没付钱，你把付款记录给她看一下就行了啊！”

王二喜一拍脑袋：“哎呦，瞧我这脑子，我马上找记录。”说着，他就翻起了手机。这一翻，他突然愣住了，一边把付款记录展示给两人看，一边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货款是付了，但我忘了一件事，之前我为了防止被诈骗，特地在手机支付里设置了24小时到账。现在还没到24小时，也难怪你们收不到货款了。”

儿子笑呵呵地说：“原来是一场误会。妈，这下你总该让二喜走了吧？”

王阿婆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问问清楚，又没说不让他走。”说着，她又小声嘀咕了一句：“这一大早，推着这么多西瓜，还说办什么大事，神秘兮兮的，也不

知道干啥去！”

王二喜听到了，笑着解释道：“阿婆，最近村里在搞道路建设，这几天天热，工地老板听说‘阿婆西瓜’好吃，就托我买些给工人们解暑。老板出钱，我出力，我这是送货上门呢。”说着，他挠了挠头：“我看你们这个种西瓜，那个种草莓，个个都有一门好技术；我呢，干啥都不会。我就想着，等咱们村的乡村道路建好了，南北一通，前有渔村后有田园，估计来旅游的人肯定不少。到那时，我或许能开个民宿干干呢！”

王阿婆听了哈哈大笑：“原来你是想着要沾新农村建设的光呀。不过，我看你不用等了！”

“啊？”王二喜一愣。

王阿婆指了指车上的西瓜，说：“我们家现在的三亩西瓜地供不应求。我决定了，明年再向村里租十亩土地，扩大经营！”她又转头对王二喜说：“我还要聘请你担任网络推销员，专门搞那个啥音的直播，月薪一万元，你干不干？”

王二喜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连声说：“我干，我干！我一定干！好好干！”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陶 健)



賜

鸟

□ 魏 炜

朱厚照登基时，还是个贪玩的孩子，干出了许多荒唐事。这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他被大太监刘瑾叫起来，去上早朝。

正迷迷糊糊地走着，朱厚照看到两个小太监掏到了一个鸟窝，里面有五只小鸟。小鸟张着嫩黄的嘴巴，叫得很欢。朱厚照顿时来了精神，欣喜地拿起一只藏在袖袋里，让小太监将另外几只拿回寝宫好好养着。

到了金銮殿上，大臣们纷纷递上奏折。朱厚照一看，奏折多是关于淮河筑堤的事，于是问道：“众位爱卿，淮河筑堤，你们看谁去最合适？”大臣们议论纷纷，莫衷一

是。刘瑾悄声说：“工部侍郎石丰。”朱厚照大声说道：“宣石丰！”

很快，石丰上殿。朱厚照把他叫到跟前，小声问：“你养过鸟儿吗？”石丰先是一惊，接着摇了摇头，结结巴巴地说：“没、没养过。”朱厚照从袖袋里掏出那只小鸟，递给石丰说：“我在宫里养着，你在家里养着，看谁养得好！”石丰小心翼翼地接过鸟，跪倒谢恩。朱厚照起身就走，他心里还惦记着那几只小鸟呢。

刘瑾快步跟上来，小声问道：“皇上，你怎么没说淮河筑堤的事？”朱厚照恍然惊醒：“呀，忘了说了，光想着鸟了。下回再说吧。”刘瑾也不敢多说了。

当晚，石丰来拜访刘瑾。他是刘瑾的人，俩人都想趁着筑堤的机



会发笔横财，不料皇上没提这茬，反倒给了石丰一只小鸟。这是啥意思啊？刘瑾笑着说：“皇上就是个爱玩的孩子，玩兴上来了，才会有这荒唐的想法，不会有更深的意思。你把鸟养好了，咱再找机会说筑堤的事。”石丰松了一口气，说他已经雇专人来养那只鸟，绝对不会出问题。刘瑾这才放下心来。

两三个月后，小鸟长大了，朱厚照打开笼门，放出小鸟。那几只小鸟跑到殿外，展翅而飞，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一晃又过去了两个多月。这天上朝时，朱厚照忽然说道：“宣石丰上殿，让他带着鸟来。”很快，石丰捧着鸟笼来了。朱厚照看了看，然后打开了笼门，那鸟却不肯出来。朱厚照问：“爱卿，这鸟可会飞？”石丰摇头：“微臣不知。它……没飞过……”朱厚照忽然拉下脸来，厉声问道：“不会飞？那还是鸟吗？朕让你养鸟，可没让你把鸟养成鸡！有违朕意，拉下去，打十个大板！”石丰被打后，让他去筑堤的事，自然也没人再提了。

朱厚照下朝回寝宫，刘瑾不远不近地跟着。朱厚照忽然转脸问他：“公公，你说这个季节，还有新孵

出来的小鸟吗？”刘瑾忙说道：“皇上想养小鸟，老奴去找找看。”刘瑾派了十几个小太监出宫去找，还真找回了一窝小鸟。朱厚照见了小鸟，异常高兴，又精心地养起来。

这天一早，刘瑾去叫朱厚照上朝。朱厚照又捉了一只小鸟，放进袖袋里。刘瑾见了，眼珠一转，上前问道：“皇上，给淮河筑堤的事，可有定夺？”朱厚照问：“那你看谁去主持这件事合适呢？”刘瑾说：“老奴觉得，可以交给工部员外郎蔡响。”朱厚照点点头，让他宣蔡响上殿。

金銮殿上，朱厚照半闭着眼睛，听那些老臣絮絮叨叨，早就耐烦了。这时，工部员外郎蔡响上殿了，朱厚照看了看他，忽然问道：“蔡爱卿，你会养鸟吗？”

蔡响一听，顿时蒙了。这是他头一回上金銮殿，想到了皇上可能问他的千般问题，却没想到皇上会问这个。大臣们早就见惯了皇上胡作非为的样子，见怪不怪，刘瑾则在一旁偷偷乐着。原来，这工部掌管着全国的土木建设，是最肥的官缺，刘瑾一直想把工部的官员们全都拿下，那他就可大贪孝敬之资了。但蔡响却不买他的账，因此他早就想除掉这个异己了。



朱厚照见蔡响不答，便又问了一遍：“蔡爱卿，你会养鸟吗？”蔡响回过神来，答道：“微臣会养。”朱厚照顿时高兴起来，从袖袋里掏出那只小鸟，递给蔡响：“这只小鸟，就由爱卿去养吧。”蔡响接过小鸟看了看，说：“皇上，这只小鸟乃是杜鹃，秋后要到南方去过冬，春天再回来。微臣也要带着它去南方过冬了，是否连淮河筑堤的事一起办了？”朱厚照笑道：“那就一同办了吧！”

蔡响领命下去了。刘瑾急得直跳脚，他万万没想到，蔡响答应了养鸟，还一并领受了筑堤之事。这筑堤之事，朝廷要下拨三十万两白银，扒层皮也有几万两啊。刘瑾哪肯白白丢掉这个发财的好机会，等到第二天下了朝，他就坐上马车直奔工部。

蔡响已验过银钱，正要出发，刘瑾上前拦住他，阴恻恻地笑着问：“员外郎这就要走了吗？”蔡响道：“皇上有命，不敢不快。”

刘瑾又问：“你可知朝中的规矩？”蔡响哈哈笑道：“朝中规矩虽多，但我已在朝外。皇上命我养这只鸟，公公可知是何用意？”刘瑾愕然，迟疑着问：“是何用意？”

蔡响说道：“皇上让我当这出

笼的鸟，尽可展翅高飞，不必再有忌讳。公公，这些银子里，有一份是给鸟买吃食的，若有人动了，这鸟就要挨饿，万一饿死了，就有欺君之罪了吧？”刘瑾吓得微微一抖，他打了个哈哈，尖着嗓子说：“员外郎这么懂皇上的心思，咱家就放心啦。”很快，蔡响高举着鸟笼，打马而行。

这下，刘瑾气得七窍生烟，他命人将石丰叫来，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最后气得把茶碗都摔到了地上：“若是让他得逞了，将来谁还把咱家放在眼里！”石丰连连点头称是。刘瑾转脸瞪着他：“该怎么办，你可知道？”石丰吓得一哆嗦：“公公，那可是皇上御赐的鸟啊，我去掐死，若是露了马脚，我全家人的性命都得丢掉啊。”见刘瑾冷冷地盯着自己，他咬咬牙，下定决心道：“公公，我宁可搭上全家的性命，也要帮你出这口恶气！”

几天后，石丰谎称老母亲病了，告假出了京城。他悄悄追到淮河边，找到了蔡响的住处。此时，蔡响正安排筑堤事宜呢，哪有工夫来照看那只鸟啊？鸟笼就挂在廊下，下人定时往笼里放些吃食。石丰趁着没人注意，偷偷打开鸟笼，把鸟偷出来，也不敢捏死，而是装进一个鸟



· 传闻轶事 ·

笼中，偷偷潜回京城，给刘瑾报了信儿。刘瑾咬牙切齿地说：“蔡响啊蔡响，你一脚踏进了鬼门关，却还不自知。得罪了咱家，看有你什么好果子吃！”

直到来年春末，蔡响才筑完堤，回京复命。他请当地墨客画了一幅淮河新堤图长卷，朱厚照看了，连连称妙，正要嘉奖蔡响，刘瑾在旁边突然说道：“皇上，你忘了一件事啊。”

朱厚照扭头问：“什么事？”刘瑾说：“不知皇上御赐给员外郎的那只小鸟，养得怎么样啦？”

朱厚照想起了这事，问：“对呀，爱卿，朕赐给你的那只小鸟，养得怎么样啦？”

蔡响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赐给微臣的那只小鸟，已然长大，微臣就把它放飞了。”

刘瑾追问道：“飞了？真的飞了？不会是被你养死了吧？”

蔡响反问道：“怎么，公公看到它死了？”刘瑾连忙摆手：“咱家身在京城，又没长千里眼，哪能看得到淮河边的事？要说它飞了，可有人看到了？”

蔡响微微一笑，说：“皇上赐给微臣的鸟，果然与众不同，它叫得格外好听。淮南地方的艺人，有

感于那鸟鸣声婉转动听，更感恩于皇上体恤民情，特别排了一出戏，名为《百鸟朝凤》。微臣想着皇上爱热闹，特别把他们请来给皇上表演，不知皇上想不想看？”

朱厚照一听有戏看，当即兴奋地拍手道：“想看，想看！爱卿深知朕意，朕欢喜之至，必重重赏你！”随后，他便招呼众大臣去看戏了。

刘瑾恍惚间觉得，朱厚照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头一回赐鸟，没让石丰去筑堤；第二回赐鸟，让蔡响去筑堤。而两回赐鸟的间隙，正好躲过了雨季。这原本是刘瑾精心算计的时机，抽走再多的银子，用了再差的材料，都可以说让大水给冲走了。但朱厚照把筑堤的时机拖到了秋冬，这是很难动手脚的。更可气的是，蔡响明明把鸟“养”死了，可朱厚照并没处罚他，还要重赏。

这些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刘瑾想不透。打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嚣张跋扈，处处小心行事。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谢 穗)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偶登奇岛遇挚友，人心叵测隔肚皮，非我族类终难容……



初遇奇岛

从前，有个书生名叫郑明，他勤学苦读，一心想考取功名，可屡试不中。这年赶考，郑明又落榜了，心情低落。好友高宏家境阔绰，为了让郑明振作起来，就花重金包了一条船，带了几个随从，邀请郑明和他一起出海游历。

这天，船正在海上行进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岛，远远望去，岛上怪石嶙峋，景色别致。郑明一时兴起，就让船公靠岸，好上岸去

茧子国

□孔 燕

游览一番。岂料船公脸色煞白，连连摆手道：“去不得，去不得！”

郑明纳闷地问为何去不得，船公告诉二人，岛上有个茧子国，茧子国人相貌出众，多为俊男美女，引得不少过往旅人都想去一睹他们的容颜。

听到这里，高宏也忍不住问：“既然如此，有什么去不得的？”

船公说：“公子有所不知，这茧子国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的人到了夜里，一个个都变作茧子。那茧子有妖法，活人若是不小心碰一下，便会被那茧子牢牢吸住，直至精气衰竭而亡！”

郑明听了，心中一惊，随从们脸上也都露出了惊惧之色。想不到高宏却来了兴致，非要上岛去看看



不可，无论船公怎么劝他都不听。

高宏要去，郑明当然也不能退缩。为了不连累他人，他们让船公先带着随从们离开，并在下一个涨潮日来接他们。

船公把船停靠在岸边，两人便下船向岸上走去，岂料刚走几步，高宏突然说还有话要跟船公说，郑明就在岸上等他。高宏回来的时候，郑明问他跟船公说了什么，高宏道：“此行凶险难料，我给了船公一些银子，跟他说如果他来了接不到咱们，就不要停留，只管把我的随从们平安送回家就好。”

郑明听了，钦佩地对高宏说：“高兄大义，小弟汗颜了！”高宏笑道：“贤弟无须担心，这银子八成是白白便宜那船公了，你瞧这哪里像是吃人的地方？”郑明往四周一看，他们已经到了一处闹市，街上商铺林立，行人如织，一派兴旺热闹的景象。

两人沿着街边一路闲逛，逛累了就找了处酒楼吃饭。刚坐下，一个年轻男子就走过来，问他们是不是中原来的旅人。

郑明见这人衣着考究，一副贵公子模样，就客气道：“正是，我二人自中原来，想在贵地游玩几

日。”那年轻公子道：“真是巧了，我有多个好友都是中原人士，今日又与二位仁兄相遇，实属有缘！”

高宏本就爱结交朋友，当下就邀请他入座。岂料那公子却道：“你二位远道而来，该我尽地主之谊才是！”说完，他叫来酒楼掌柜，掏出一锭金子，让对方安排最好的酒菜。

结交挚友

随后，三人互通了姓名，那公子说茧子国人都姓茧，郑明和高宏就尊称他为“茧公子”。三人把酒言欢，十分尽兴。夜色降临时，茧公子作揖道：“天色已晚，这酒楼环境幽雅，二位仁兄可在此处歇息！”说完，茧公子便起身走了，郑明和高宏面面相觑，这酒楼既无客房也无床榻，怎么歇息？

于是，两人去追茧公子，想叫住他问问哪里有客栈。刚走到门外，他们就惊呆了，只见街上卧着些圆滚滚、白花花的茧子，那些茧子有大有小，在月光下泛着绿光，十分瘆人。

两人吓得腿都软了，转身想跑回酒楼，岂料一回头才发现，里面的人也都变成了茧子。

两人进退不得，只能挤在门



口一动也不敢动。这时，茧公子突然又回来了，道：“哎呀，我忘了，中原人就寝方式和我国人是不一样的，今日来不及了，就请二位仁兄将就一下，明日我让人来搭两张床铺！”

两人见茧公子依旧是人的模样，仿若见到救星一般，赶紧把船公说过的话说给茧公子听，求他搭救性命。

茧公子先是安慰他们不要惊慌，随后又道：“茧子国人白天为人，夜晚化茧，此一说确是实情。茧子国人历来有席地而眠的传统，所以许多人到了晚上就随地歇息入睡，不过所谓吸食人精气的话，都是过往旅人编出来的荒诞之谈，你们切勿相信！再说了，若我有心要害你们，白天在酒楼饮酒时就可以轻易下手，又何必等到现在？”

说完，茧公子随手指着一个茧子道：“你们尽可随意去触摸那茧子，我以性命担保那茧子不会伤你们一丝一毫！”

郑明想了想，觉得茧公子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大着胆子走到那茧子边，伸出手指摸了一下，果然无事发生。高宏见状，也走过去摸那茧子，两人胆子越来越大，最终把那茧子摸了个遍，都安然无恙。

茧公子道：“二位仁兄现在可放心了？”两人都点了点头，茧公子笑了笑，说今晚他就不回家了，留在酒楼里陪着他俩。

说完，茧公子就在旁边长凳上一躺，只见他全身各处瞬间冒出丝来，那些丝生得飞快，眨眼间，茧公子也变成了一个茧子。

郑明和高宏亲眼看着茧公子化茧，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两人缩在墙角，不敢闭眼，直到天快亮时才沉沉睡去。待到他们醒来时，茧公子已经叫人在二楼给他们隔了一个房间，搭好了两张床铺。两人不禁对茧公子连声道谢。

郑明还惦记着跟船公约好的日子，茧公子知道后，说无须担心，这里经常有商船经过，若是想走，他可以去安排。这下，两人都放下心来，接下来的日子，茧公子带他们四处游玩。

这天，三人正走在街上，街边一处楼阁中突然传出一阵悠扬的琴声。高宏问茧公子那是什么地方，茧公子说，那楼叫作天音楼，是本地的乐坊。高宏说他想进去听琴，茧公子就领着两人走了进去，只见一名女子正在台上弹琴。那女子一抬头，郑明和高宏都愣住了，这



些日子他们在岛上见过的女子一个比一个貌美，可都远远不及这女子的绝色容貌。

茧公子唤那女子为“珍娘”，珍娘下了台，向郑明和高宏行了礼，并主动提出要为两人演奏一曲。珍娘的琴声宛若仙乐，两人听得如痴如醉，曲终时都回不过神来。

当晚临睡前，高宏叹息道：“如此绝色女子，却不能与她长相厮守，真是憾事啊！”

郑明见高宏对珍娘动了心，就劝道：“珍娘虽然貌美，可她毕竟

是异族女子，且夜夜要化作茧子，又怎能与你厮守？高兄还是断了这念头吧！”高宏听后脸色黯然，一句话也没说就上床去睡了。

此后，高宏每天都去天音楼听珍娘弹琴，也不跟茧公子和郑明出游了。

惊魂一幕

这天早上，郑明醒来后，发现高宏的床是空的，他吃了一惊，正想出门去找，却见茧公子慌慌张张地冲进来，道：“郑兄，珍娘不见了！”郑明暗道不好，就叫上茧公子一起往岸边方向去追，追到半路，发现前面有一人躺在地上，珍娘在旁边大哭。两人走近一看，躺在地上的人正是高宏，只见他形容枯槁，已然变成一具干尸。

郑明悲痛不已，问珍娘是怎么回事，珍娘哭道：“高公子向我表白心意，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回中原，我没有答应，想不到他竟趁夜将我偷偷背出天音楼……”

郑明疑惑道：“当日我和高兄无论怎么摸那茧子，那茧子也未曾伤我们一分，为何昨夜珍娘的茧子竟要取高兄性命？”

茧公子长叹一声，道：“唉，都是我的错，没有早点告诉你们！”





原来，茧子国人化茧后，便会失去人的意识。茧子在静止状态下不伤人；可若是被移动，茧子就会发起攻击。高宏将珍娘的茧子背在身上，又连夜赶路，茧子觉得遇到了危险，所以就杀死了高宏。

说完，茧公子又道：“茧子国人貌美却体弱，为了自保，才生出这样的本领，未曾料到今日高兄却因此丧命！”

珍娘哭道：“高公子对我一片深情，我对他绝无半点加害之心，只可惜他……”事已至此，郑明无话可说，只能先让茧公子找人帮着安葬了高宏。

回到酒楼，郑明躺在床上黯然神伤，突然觉得床头有点硌，掀开一看，竟是一个荷包。荷包里有些银两，还有一封信，是高宏写的。高宏说他上岛前曾经让船公藏了一条小船在岸边隐蔽处，他和珍娘先走一步；高宏还让郑明安心等待，说等他到了安全的地方，就立马派船来接郑明。

郑明看完信，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晚，他夜不能寐，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高宏被茧子吸住大呼救命的情景。他决定跟茧公子告别后启程离开。

第二天，郑明去找茧公子告别，

却得知茧公子在天音楼。郑明赶到那儿后，没见人影，只听到楼上传来茧公子的声音：“若不是你骗他说，只要离开茧子国，你就能变作常人，他也不会半夜盗你茧子！”

郑明大惊，感觉事情不简单，赶紧蹲下身找了处角落躲了起来。

只听珍娘道：“此话不假，可我还告诉高宏，一旦离开茧子国，我最多只能活一年。高宏贪恋我美色，却不顾我性命，可见对我并无真心，又为一己之私舍弃朋友，也无义！”茧公子叹道：“算上高宏，我结交的朋友，死在你手上的不知道有多少了！”

珍娘却笑道：“个个都是好色自私之徒，死不足惜！不过若是没有他们，我又怎能容颜常驻呢？”

听到这里，郑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背贴着墙溜了出去。当天夜里，等周围人都化茧之后，他一路狂奔至岸边，费了一番功夫后，终于找到了高宏所说的小船。

郑明坐上小船，在海上漂了几天后，被路过的商船救起。回到家后，郑明大病一场，第二年他又进京赶考，竟金榜题名。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佐 夫)



捡个爹 去讹人

□ 鹰翔狼啸

杨三爷是宛城的混混头儿，整天惹是生非，百姓们敢怒不敢言。有个叫刘成的，在他手下混饭吃。

这天，杨三爷带着混混们路过城东门时，有个老乞丐过来讨钱。混混们笑骂着把老乞丐轰走，杨三爷却心头一动，吩咐刘成：“这老头敢问我我要钱，必然不是本地人，你抽空查一下他的身世。”

转天，刘成去向杨三爷回话：老头姓崔，山东人氏，这两年家乡闹饥荒，全家人都死光了，只剩他一路逃荒到了这儿。杨三爷眯起眼睛，笑道：“眼下有桩买卖，少不了那老头的配合。你小子不是早早就没了爹娘吗？这回让你白捡个爹，可要把他伺候好了。”



杨三爷说的买卖来自京城。如今，京城是北洋政府当家，政府里又分成两派：一是以曹大帅为首的保守派，二是主张效法西洋国家的反对派。前些天，反对派提出要在宛城修建跨河大桥。

这个提案利国利民，连一些保守派人士也认可，曹大帅只能勉强同意，但他其实一心想破坏建桥。他的一个心腹找到杨三爷这个地头蛇，许下重金，要杨三爷使手段让跨河大桥建不成。但对方有言在先，来建桥的是政府要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很难收场。



杨三爷说：“不伤人还要办事，最好是找个理由讹上他们。听说来的政府要员，坐的是四个轱辘的轿车，到时候只要有人往那车前一趴，咱爷们就算跟他耗上了，看他哪还有闲工夫建桥！”

刘成听明白了：“您想让我认那老头当爹，到时候让他去讹人，把这事闹得越大越好？”

杨三爷连连点头，刘成只好领命。他找到崔老头，谎称对方像他去世多年的亲爹，想把老头接回家。一个讨饭的老头哪经得住这种诱惑，当即鼻涕一把泪一把，连声叫道：“儿啊！”

刘成把崔老头接回了家，他不敢马上说出用意，只好先当亲爹一样伺候着。

这天，杨三爷告诉刘成，政府要员已经到了宛城，后天会坐车去实地考察，大约在中午路过前门里。

刘成回到家，努力挤出两滴眼泪，对崔老头说：“爹，儿子不孝，本来想让你跟我享清福的，可咱家里实在太穷，都快没饭吃了。”他叹口气道：“这世道就是不公平，爹，你听说过那些有钱人家的轿车吗？乖乖，据说那玩意儿能值上万大洋……”

崔老头说：“咱都没吃的了，

你还关心什么车？”

刘成赔着笑说：“我的亲爹，再不想法弄点钱，咱爷俩早晚得饿死。我想了个法子，等那有钱人的轿车开过来，你就往车子前一躺，我趁机找他们讨点米粮钱，怎么样？”

说完，刘成不免有些忐忑，崔老头却大笑起来：“就这点事儿，你却跟我兜那么大圈子。放心，你只管瞧好你爹我演戏吧！”

刘成大喜，又叮嘱崔老头千万小心，不要受伤。崔老头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要是死了伤了，那是我命中注定，大不了下辈子转世当你亲爹。”

刘成哭笑不得，却又不敢多说，只希望能顺利办好这趟差事。

隔天，刘成早早带着崔老头去了前门里，中午时分，一辆轿车果然缓缓行至。崔老头佯装过马路，脚下一下踉跄，就势贴着车轮摔在路中央。刘成立马喊起撞天屈：“撞死人了，我的亲爹啊！”

轿车上走下来一个人，检查了一下崔老头，说：“人还有救，赶紧送医院。”

刘成有些意外，他本以为对方会争辩一番，没想到居然直接认账。事到如今，他也不能放着“亲爹”



· 传闻轶事 ·

不管，只好跟着车来到了西洋医院。

趁洋医生给崔老头做检查时，刘成悄悄塞给他两块银圆。洋医生也很上道，检查过后说崔老头断了一条腿，要住院治疗。“肇事”两人倒无异议，主动预交了诊金，还掏出张银票，对刘成说：“兄弟，这是两百块，足够老爷子养伤了。至于其他损失，等到日后一并结算，成吗？”刘成无话可说，有钱人果然财大气粗，单这两百块银圆，都够老头的生养死葬了。

杨三爷得知这事后，皱眉道：“想不到他们这么没血性，咱们倒不好发作了。”

刘成犹豫道：“三爷，这……按道上的规矩，人家既然认赔给钱，

咱们就该罢手了。”杨三爷却说：“这轮不到咱们做主。背后的大人物发话了，先耗着，由他补刀，把事儿闹大。”刘成欲言又止，悻悻地走了。

如此一来，刘成倒清闲了，崔老头住院也有别人伺候，他乐得到处潇洒。这天，刘成坐船去城北。等乘船的客人不少，他等了半个时辰还没坐上船。有人等得不耐烦，忍不住说：“要是能早点建跨河大桥就好了！”旁边人接话：“听说主管建桥的官员摊上事儿，轿车撞了人，都登上报了，还不知道这桥能不能建哩。”

刘成臊得满脸通红，转身就去了杨三爷家，见面就说：“三爷，人家来建桥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咱们这么做太缺德，我看还是就此收手吧。”

杨三爷甩手就给了他一嘴巴：“你教我做事？老子拿了人家的钱，就该为人分忧消灾！大人物说已经联系好了律师，要把这事闹上法庭，非把他折腾个身败名裂不可！”

刘成顿时哑巴





了，杨三爷是他的衣食父母，万万得罪不起。最后，杨三爷交代，上庭的时候要让崔老头一口咬死，要是出了差池，就连他一块收拾。

刘成只好把上法庭的事告诉了崔老头，说：“爹，别忘了你这腿是断的，无论什么时候都别起身。”崔老头一口答应。

开庭这天，崔老头是被担架抬进去的。法官向崔老头询问伤情，崔老头竟“噌”地一蹦三尺高：“哪有什么伤？说被车撞伤那些话，也都是别人教的。人家怎么教，咱就怎么学呗。”

法庭上下一片哄笑，法官则气得直摇头。

走出法庭，刘成的脸都吓绿了，还没来得及和崔老头说啥，就被杨三爷带着手下拦住了去路。杨三爷咬牙切齿：“你小子出息了，敢给老子玩阴的。弟兄们，好好招呼他们两个，弄出人命来算老子的！”

几个混混冲上来，崔老头却忽然冷笑一声，冲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把那些混混打得哭爹喊娘。杨三爷见势不妙想跑，被崔老头一脚踹了个狗啃屎，他顾不上疼，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走。

刘成看呆了：“原来你是位高人，怎么会屈尊去当叫花子？”

崔老头得意地一笑，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北洋政府里反对派的一员。他早年出身草莽，习得了一身好武功，后来经人引荐为政府效力。这次来宛城建桥，反对派领袖派他来摸底，于是他扮成乞丐，暗中打探消息，得知刘成是杨三爷的心腹后，将计就计同意了刘成认爹的要求。当刘成提出讹人计划时，他就猜了个七七八八，赶紧联系上峰……

刘成苦笑道：“闹了半天，原来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握中，连杨三爷这样的老江湖都被耍了。我更惨，自当一回儿子不说，还落了个里外不是人……”

“话不能这么说，你也是有点功劳的。我这条右腿有隐疾，平时难得休养，这回住院养了这些天，明显好多了。”

刘成赶紧求道：“这回我可把杨三爷得罪惨了，只有跟着你才有活路啊。爹，你收留我吧！”

崔老头寻思一番，觉得刘成算是有些良心，便做了他的引荐人，帮他在北洋政府里谋了份差事。此后，两人一直以“父子”相称，倒也成了一段江湖佳话。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插图：陆小弟)



被诅咒的画像

□ 张铭阳



穷画家理查德多年不得志。他日常作画所赚取的微薄收入，既买不起昂贵的颜料，也无法养家糊口，这些年都是靠妻子梅兰妮变卖嫁妆才能勉强度日。

最近，理查德却意外地继承了一位远房表叔的巨额遗产。为了感谢妻子的不离不弃，理查德不仅买了一幢别墅供两人居住，还特意从黑市买来堪比金价的颜料，花费数天时间为妻子画了一幅巨大的画像。梅兰妮很感动，立马将画像挂在了客厅正中央。

然而，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儿。午夜时分，突然从楼下客厅传来“嗒嗒嗒”的脚步声。梅兰妮被惊醒了，吓得赶紧推了推

身旁的理查德，但理查德酣声如雷，好不容易被叫醒后却说什么也没听见，很快就又睡着了。

梅兰妮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最后停在了卧室门前。未知的恐惧涌上心头，她紧张地盯着房门，屏住了呼吸，一时间屋内寂静得只剩下钟表指针走动的声音。也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的脚步声终于消失了，梅兰妮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刚长吁了一口气，就听到卧室门外又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啊——”梅兰妮惊恐地尖叫着，晕了过去。

从这以后，梅兰妮隔三岔五就会被脚步声惊醒，但理查德却说自己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这种情况持



续了两个星期后，梅兰妮憔悴了许多。理查德带她去医院就诊，精神科医生诊断她有幻听症状，怀疑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建议她尽早入院治疗。梅兰妮却坚决不愿意住进精神病院，还坚称脚步声是真实存在的。

理查德无奈，不禁唉声叹气起来。好友内森见了，就好心地帮忙出了个主意，他说：“不如请个通灵师来看看，是不是这宅子里有幽灵作祟？”

在内森的介绍下，理查德找了一个通灵师来家里。只见通灵师捧着水晶球在屋内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梅兰妮的画像前说：“这里面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亡灵气息，是谁画的？”梅兰妮吓得面无血色，差点跌坐到地板上。理查德一把扶住了她，告诉通灵师：“画像是我为我妻子画的。”

通灵师又凑近画像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画像的肌肤看上去细腻又通透，自然得就像真实皮肤一样。通灵师问理查德：“是用了特殊颜料吧？”理查德忙回答：“是的，肤色部分用了木乃伊棕，就是将埃及木乃伊碾碎研磨后，再与白沥青和防腐香料混合在一起制作出的棕色颜料。这种颜色透明度高，

很适合用来画人物肤色，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昂贵。”

“原来如此。”通灵师听完眉头紧皱，“我曾经去过埃及，当地人说每具木乃伊都附着无法转世的怨念，而任何试图打扰他们安宁的人都会被诅咒。夫人会听到脚步声，恐怕就是因为木乃伊的诅咒。”

梅兰妮大惊失色，立刻询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开诅咒，理查德更是焦急万分地说：“只要能够破解诅咒，花多少钱我都愿意。”通灵师沉思片刻后开口：“好吧，我需要几捆印第安萨满净化过的白色鼠尾草、一罐尼罗河水、一把锋利的黄金匕首，还有大量的喜马拉雅雪盐……”

理查德费尽心思，终于在约定时间凑齐了除祟物品。不久后，通灵师如约而至，刚一进门就发现梅兰妮的状态看起来更糟了：她的双颊深深地凹陷了下去，头发凌乱地披在肩头，眼神飘忽不定，整个人都失去了生机。“你可算来了！”理查德迫切地将通灵师迎进屋，然后按照对方的要求关闭了全部门窗。

通灵师点燃白色鼠尾草，解释道：“恶灵惧怕它的味道。”说着，



· 海外故事 ·

她举着鼠尾草熏遍了屋内每一个角落。然后，她对梅兰妮说：“诅咒是以画像为载体的，只有毁了这个根源，才能彻底破解诅咒。夫人，现在请您用黄金匕首划破画布吧。”

梅兰妮双手止不住地颤抖，半眯着眼睛不敢直视画像中的自己。最终在通灵师的催促下，她狠下心，举起黄金匕首用力一划，只听“刺啦”一声响，画布被割开了。

接着，理查德按照通灵师的吩咐，将残破的画像扔进后院提前挖好的土坑内焚烧，待燃烧殆尽后，通灵师又将尼罗河水倾倒在上面熄灭了灰烬。“尼罗河水通往冥河，会带领亡魂回到故乡。”通灵师说完，在房间入口和窗边撒满了雪盐，

又解释道，“雪盐能将恶灵隔绝在外面。”仪式顺利结束后，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梅兰妮压在心头的包袱终于卸了下来，当晚一觉睡到了天亮。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星期后，一天雨夜，梅兰妮在睡梦中被雷声惊醒，她发现理查德不在房间内，玻璃窗被雨点砸得噼里啪啦响，屋外的电闪雷鸣让她心里发慌。她翻出黄金匕首给自己壮胆，并摸黑下楼去寻找丈夫。她大声呼喊着丈夫，却始终无人应答。

突然，一道电光闪过天际，客厅瞬间被照得雪亮，就在刹那间，梅兰妮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她的画像！那幅早已被烧成灰烬的画像，如今却完好无缺地悬挂在客

厅正中央。梅兰妮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汗毛竖立，刚要夺门而出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嗒嗒嗒”的脚步声，她僵硬地转过身，却看到了一张缠满绷带的面孔：是木乃伊！

她下意识地就将匕首刺了过去，只听“扑哧”一声，匕





首刺中了木乃伊的胸膛，对方短促地叫了一声便瘫倒在地。

梅兰妮突然觉得这声音分外耳熟，她颤抖着走上前去，揭开了对方脸上的白色绷带，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理查德！天哪，我做了什么？”梅兰妮哭喊着，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警察到达现场时，理查德已经因为出血过多身亡了。梅兰妮被检察官起诉，若罪名成立将面临终身监禁。

法庭上，律师拿出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梅兰妮是精神病人，不应为理查德的死亡负责任。检察官却认为梅兰妮之所以在丈夫继承遗产后，突然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就是为了在杀害理查德后脱罪，可见她为了独占巨额财产，蓄谋已久。

这时，内森站了出来，他说出了一个震惊全场的秘密。原来，理查德和梅兰妮因为贫穷的生活早已感情破裂，理查德早就有了情人。意外继承财产后，他想甩了梅兰妮，和情人双宿双飞，于是找内森帮忙制造了一个阴谋，不仅请人半夜在别墅里装神弄鬼，还收买通灵师继续演戏，就是为了逼疯梅兰妮，将其送入精神病院。这样梅兰妮不仅没有财产权，还会因为监护人理查

德不签字同意，永远无法离开精神病院。

内森找到了通灵师出庭做证。通灵师拿出了收据，上面有理查德的签名，还说，怎么装神弄鬼都是与理查德合谋好的。雨夜那天，理查德不仅将另一幅一模一样的画像挂在了客厅中央，还装扮成木乃伊加害梅兰妮。

有了二人的证词和证据，梅兰妮被宣布无罪释放了，她继承了所有财产，卖了房子，准备去欧洲生活。搬家当天，梅兰妮什么也没带，只身上了一辆汽车。车里，内森坐在副驾驶座上，帮梅兰妮系上了安全带，随后车子驶向了远方……

原来，早在梅兰妮与丈夫因为经济拮据吵闹不休、关系冷淡之际，理查德的好友内森就趁虚而入，与梅兰妮成了情人。内森假意与理查德合谋加害梅兰妮，另一边又与梅兰妮将计就计，暗中实施了对理查德的谋杀。梅兰妮利用通灵师除祟时留下的那把黄金匕首，在理查德准备行凶的时候，先给了他致命一击，事后又收买通灵师出庭做证，成功为自己脱罪，并与情人内森远走高飞。

(发稿编辑：田芳)

(题图、插图：佐夫)



站在屋外判断是非

咸丰五年，曾国藩率湘军驻扎在江西湖口，这时候李兴锐来投。李兴锐是秀才出身，骑马射箭、打打杀杀之类根本不会，所以不可能让他去打仗，曾国藩思考一番，就让李兴锐全权负责湘军的后勤事务，同时也可考验一下他的能力。

曾国藩大营有很多房间，放着各种物资。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大营的时候，看见放武器的屋子门开着，心想，一定是哪个小兵不小心打开之后忘关了。这毕竟是个小事，他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曾国藩又去巡视，发现门还是开着。他有些不高兴，随手把门关上，原本想批评李兴锐管教不力，但是人才难得，为了给李兴锐留面子，他就把所有管事之人都叫到大帐，叮嘱他们做事要细心，要时刻关注手下的一举一动。大家都说记住了。

可是第三天，曾国藩来到那个屋子前，见门还是打开着，更加生气了。他想知道是哪个小兵不长眼，天天开了门不关，于是第四天，曾国藩早早便去了那房间门口，躲在远处看着。没过多久，只见李兴锐走了过来，打开房门，这时曾国藩才知道，原来门是李兴锐打开的，自己冤枉小兵了。



这让曾国藩更加好奇，李兴锐为什么特意来开这扇门？门这么开着，武器丢了怎么办？等李兴锐走后，曾国藩走进屋里，发现里面没有武器，而且新刷了油漆，明显是要等油漆干了再放武器，开门是为了让油漆快干，也是为了让油漆的味道快点散掉。

看到这一切，曾国藩连连自责。有时，我们站在屋外判断是非，完全忘记去观察事物的全貌，把猜疑和怨气强加到别人身上，这是不可取的。

(作者：任万杰；推荐者：田宇轩)

不可或缺的锯末

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位老人正在树下鼓捣着一堆木板，旁边放着三根用竹子做成的绳子一样



投资『三脚马』

的东西，叫作桶箍。

老人把一块圆形的木板放在地上，再把一块块方木板围绕着地上那块圆形的木板拼起来，最后把桶箍环绕在立起来的方木板外面。方木板的上、中、下三部分，一共箍上三道桶箍。

就这样，一个木桶渐渐成形。

原来老人是在箍木桶呢！现在就是在乡村，也很难看到木桶了，人们用铁桶、塑料桶取代了木桶，像老人一样会箍桶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老人就是这样惜物，自己用惯了的东西，舍不得丢弃，修理一下，便能继续再用。

最后一道工序，老人把浸湿了的锯末一点点用锉刀塞到木板间的缝隙里，边塞边嘟囔着：“木板间没有缝隙，木桶才不会漏水哩……好了！”

大功告成，老人欣喜地摩挲着手里的木桶。

对于一只木桶来说，锯末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了锯末，木桶就会漏水。任何东西，不能因为太过细小就忽略它们的作用，再小的东西也是整体事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赵元波；推荐者：田晓丽)

秦穆公喜欢马，他听说赵国有一匹千里马，便派大臣花重金去买，大臣得马后连夜赶回都城。为了检验这匹千里马之名的真实性，

秦穆公令两位骑手昼夜试马，发现此马果真日行千里，夜行九百。谁知第二天，千里马就病倒了。兽医检查后认为，千里马日夜兼程从赵国跑到秦国，尚未调养又继续奔跑，左前腿的骨头坏死，必须把它的病腿截掉。

秦穆公很是惋惜，派侍卫将三只脚的马拉到市场卖。三只脚的马已无价值，自然无人问津。就在侍卫准备将马拉回去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竟然将马买走了，大家都说他是傻瓜。

几年后，都城里忽然传出消息：有人拥有一匹日行千里、夜行九百的千里马。秦穆公派人打听，此人正是当年买马的小伙子，名叫孙阳。他将三脚马买回后精心喂养，作为种马，生下了一匹千里马。秦穆公大喜过望，重金召孙阳入宫，专司相马。

由此可见，凡事要把眼光放远，不能只想着眼前。

(作者：李耿源；推荐者：田剑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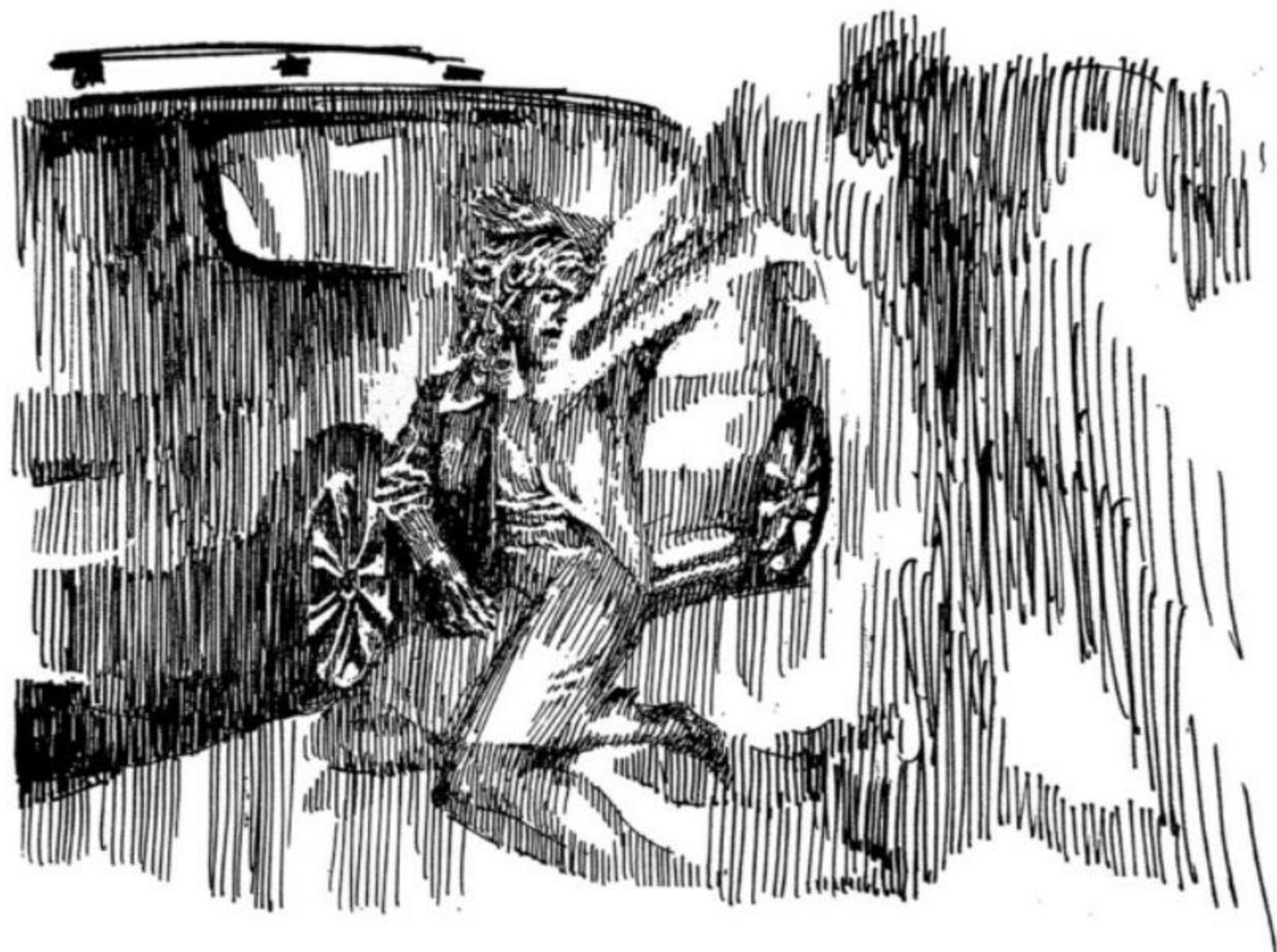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唐纳德·奥尔森（1928—2011），美国侦探小说家。作品曾两次入围爱伦·坡奖最佳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古董沙发》《房东是个雕塑家》《搭车疑云》等。本文改编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说。

夺命真相



罗伯特和西尔维娅是一对年轻夫妻，刚搬到了一个陌生城市，在那儿他们没有亲朋好友，还因为住得偏远，只有一户邻居。邻居名叫莉比，是个四十多岁的独居女人，人很好，一开始给了他们许多帮助。但渐渐地，莉比的过分热心与关注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尤其是在每天午后，莉比会坐在能望见罗伯特家的窗户旁，一边喝茶，一边窥望。这让罗伯特夫妇感觉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地住在一只大鱼缸里，也因此越来越讨厌莉比。

罗伯特和西尔维娅试过旁敲侧

击，暗示莉比要注意边界感，但毫无效果。于是，他们看见莉比走过来，就会假装不在家。莉比按了几下门铃后，沮丧地离开，而夫妻俩打开屋门，发现地上放着莉比留下的法式砂锅菜或一束鲜花，又会心生愧疚。接着，夫妻俩就会为了晚餐时该不该邀请莉比而争吵起来。

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后，西尔维娅对丈夫说：“隔壁那个好心女人就是我们夫妻不和的病根。我们得让她讨厌我们才行。”于是，她向丈夫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伪造一个杀妻案，让莉比成为目击者并打电



话报警，等警察到来，西尔维娅再活蹦乱跳地出现，莉比就会在警察面前出尽洋相，从此不会再想看到罗伯特夫妇了。

这天中午，两人扯开嗓门吵架，开始实施计划。西尔维娅说了句“我受够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就快步走向汽车，但很快被罗伯特追上并抓住了手臂。西尔维娅假装反抗，在一番扭打后，她假装屈服地被拖到车库前。罗伯特抓住她的头发，用从车库拿出的一根木槌假装用力击打她的脑袋。在西尔维娅“晕”了之后，罗伯特弯下腰，佯装去听妻子还有没有心跳，接着把她和木槌一同塞进汽车后备厢，用力合上盖子。

很快，罗伯特就开车飞速驶向公路，但最初的喜悦褪去后，他变得后悔起来，心想自己怎么会和妻子一起搞这个愚蠢的把戏？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罗伯特会驱车到一条鲜有人迹的支路，在那儿安全地停下车，让西尔维娅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离开。但因为罗伯特的分神，他差点错过拐入支路的岔路口，于是猛踩刹车，却没有发觉后面的小货车。结果来不及减速的小货车追尾了罗伯特的汽车，把它撞进了路边的沟渠里。

小货车司机搀扶罗伯特下车，问他状况如何。罗伯特头昏眼花地抬起头，除了被震得够呛以外，似乎没受伤。但小货车司机放心不下，在把汽车拉出沟渠后，极力劝说罗伯特去医院检查一下。罗伯特结结巴巴地保证自己没事，向小货车司机递出名片，报出驾照号码和保险代理人的姓名，并从对方那儿拿到保险信息，小货车司机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等小货车消失不见，罗伯特就转弯驶入支路，在路边一只废弃储油罐后面停下了车。他急忙打开后备厢，看见西尔维娅以十分别扭的姿势蜷缩着，罗伯特摸了摸妻子的手腕，果然没有了脉搏。

哀伤的情绪犹如巨浪，瞬间淹没了罗伯特整个人。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一厢情愿地抓住最后的一线机会——或许当时莉比没有看到这一切，因此也就没有打电话报警。那他现在把尸体处理掉，再假装妻子离家出走，也许能蒙混过关。他拿出后备厢的垫子包裹住妻子的尸体，用木槌当工具，将尸体埋进储油罐后面的柔软淤泥里，然后他把木槌扔进树林，缓缓地驱车回家。

回到家，他给自己倒了杯酒，



从书桌里取出一把转轮手枪，装上子弹，打算自杀，又下不了手。就这样，他坐到晚上七点多，门铃响了。一直等门铃响了许多声后，罗伯特才站起身走过去，打开门。

只见莉比端着一锅炖菜站在门外，问道：“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可以进来吗？”罗伯特点点头，莉比便端着炖菜进入厨房，给他盛出一大碗。

罗伯特吃了几口，阴郁地说道：“西尔维娅不在了。”

莉比答道：“我知道，我看你在吵架后把她放进车内，驾车离开，我全都看见了。”

罗伯特尝试解释：“我知道这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没有谋杀西

尔维娅。”接着他讲述了车祸的事。

莉比听完，说道：“你并不想要杀死她，这是一场事故，但也许可以弄得像一场交通事故。”

罗伯特说：“不，如今的警察有科学鉴证，会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另外，我已经把尸体埋了。”

莉比说：“罗伯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罗伯特说：“因为我觉得或许你可能没有目击一切，所以没有报警，但我没料到你看到了一切却没有报警。”

莉比动情地说道：“你真是完全不了解我。你不知道，当我听见西尔维娅朝你大叫，说要离开你的时候，我是多么难受。她是一个笨蛋，没有意识到，能被你这样一个男人疼爱，是多么幸运！我知道，你没打算杀她，你只是无法忍受她离开你。就算警察发现了尸体，我也会做证说你当时和我在一起，我还会告诉警察，曾看见西尔维娅和其他男人眉来眼去。”

罗伯特露出深情的笑容，说：“莉比，你是我遇见过的最非凡的





女人。”

莉比涨红了脸，低下头，让吃完炖菜的罗伯特去看电视。罗伯特看着电视，打起瞌睡，过了一会儿他被莉比弄醒了。因为莉比突然想到了凶器可能还没妥善处理，当听罗伯特说把木槌丢进了树林里，莉比认为应该把它埋掉或烧掉。

罗伯特说：“放心吧，即便有人在木槌上发现我的指纹，也没什么，因为那上面根本没有西尔维娅的血迹，我根本没有用木槌打过她。你认为我用木槌击打她，那是因为我们想让你这么认为。”

莉比一头雾水：“你在说些什么？我不明白。”

罗伯特心想，既然莉比都能接受成为谋杀案的共犯，那么她一定也能接受邻居夫妇要捉弄她的真相。于是，他把他们夫妇这么做的原因全盘托出。莉比听完，说：“罗伯特，你今天太忙了，该躺下休息了。你想要来点温牛奶吗？”

罗伯特说道：“不用了，谢谢你。”

等到莉比离开，罗伯特直接在沙发上睡下，但到半夜时，突然亮起的灯光弄醒了他。他眯起眼睛，嘟囔抗议，随后就彻底清醒过来。他看到莉比站在几英尺之外，举着

手枪对准自己。莉比命令道：“起来，罗伯特。那边的桌上有纸和笔，赶快到那边坐下，照我说的来写。”

罗伯特起身坐到桌子旁。莉比说道：“你这么写，‘西尔维娅威胁要离开我，我一时失手杀害了她’，再写下你埋尸的地点。”

罗伯特说：“莉比，你为什么——”

莉比呵斥道：“快写！”

等罗伯特写完，莉比拿起那页纸，迅速读了一遍，露出满意的微笑，然后说：“很好，我现在会用你的手枪射杀你。警察大概会认定这是谋杀后的自杀行为。”

罗伯特面色惨白：“你为什么不干脆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莉比咬牙切齿地说道：“因为你说出了真相，罗伯特。原来你们夫妻俩是这么处心积虑要让我出洋相的！本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出手帮你，但你不该这么羞辱我！哦，罗伯特，你为何非得毁掉这一切不可呢？”她向前迈步，举起转轮手枪，扣动了扳机……

(编译者：姚人杰)

(发稿编辑：田 芳)

(题图、插图：佐 夫)



帮人就是帮己

□ 汪培君



从前，有一个任老先生，从知府任上告老还乡后，他在村里乐善好施，为人称道，成为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村里上到村正，下到普通村民，都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为人处世。

这天，任老先生让儿子任自存杀鸡打酒，说自己要宴请本村的梅寡妇。任自存听了大吃一惊，腾地站起来：“父亲，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梅寡妇的丈夫当过山贼，是被官府斩首的；听说她儿子在外面行窃，因此村里人都不愿意搭理她。父亲您受全村人敬仰，与梅寡妇没有丝毫瓜葛，怎么会突然想宴请

她？”

任老先生并不多解释，嘱咐儿子去请便是。

父命难违，任自存还是把梅寡妇请了过来。

梅寡妇受宠若惊，见到任老先生，连连施礼后问：“不知先生为什么请我？”

任老先生笑着让她坐下，说：“听说你这两天去了村外的小树林两次，还带着根绳子。”梅寡妇的脸黯然失色，她叹了口气说：“我命苦啊，男人自作孽，儿子不争气，一出门就有人指指戳戳，活着也是受罪……”



任老先生说：“你犹豫不决，其实是不放心儿子。你想想，你儿子现在干的事虽然不光彩，可还没有杀人放火，如果没了母亲，他会不会肆无忌惮？这不是往坏处推了他一把吗？”

任老先生说的句句人心，梅寡妇不由得流下眼泪，啜泣道：“任老先生，我被乡亲们看不起，出门头都不敢抬。”

任老先生劝她说：“乡亲们是眼里揉不进沙子，不能怪他们。今天我请你成为我的座上宾，就是想利用我的声望，改变乡亲们对你的态度，让他们对你友好一些。”梅寡妇站起来又施了一礼说：“不瞒先生说，这是我最渴望的，太感谢您了。”

成为任老先生的座上宾，这可是连村正都没有过的殊荣。因此得到消息的村民们纷纷讶异不已，在梅寡妇回家的路上，看到她的村民们也一改往日的横眉竖眼，有的对她微微点头，有的还破天荒主动搭讪。这让梅寡妇从心里感激任老先生。

梅寡妇刚出门，任自存就不满地问父亲：“您这是唱的哪一出，村里人会怎么看您？”任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梅寡妇名声不

好，让人看不起，我就是想‘宠’她一下，让她有勇气活下去。你想，梅寡妇本人并没有对不起乡亲们的地方，现在成为我的座上宾，谁还有理由看不起她？常言道帮人就是帮己，说不定哪一天，她也会帮助我们。”

本以为是父亲老糊涂了一时心血来潮，没想到只过了几天，任老先生要再次宴请梅寡妇。任自存听了万分惊讶，问道：“父亲，您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呀？”任老先生回答：“上次，我是想让乡亲们不再看不起她，这一次是想让乡亲们借粮给她。”任自存不解地问：“咱家的粮食堆积如山，直接给她就是，何必拐弯抹角？”任老先生回答：“当然不一样，咱借给她，她感谢咱；乡亲们借给她，她感谢乡亲们。你去请便是。”

任自存知道自己说不动父亲，又不甘心，便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谎称：“我去请了，她说不来。”任老先生说：“她不来，我亲自去请。”说完，他抓起拐杖，起身就走。任自存急忙拦住：“我再去一次就是，哪里用得着劳驾您！”不料任老先生却铁了心，坚持要自己去。任自存没有办法，只好搀起父亲，一同前往。



来到梅寡妇家门口，任老先生直言不讳，问：“我让犬子来请你，你为何不去？”梅寡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到任自存一边又打手势又使眼色，瞬间明白了个大概，急忙说：“我怕我一个寡妇，有辱先生的声望。”任老先生一笑：“我混迹官场一辈子，哪里会在意这些世俗偏见？”说完，他就让梅寡妇跟着自己走。梅寡妇看了眼任自存，跟着走了。

梅寡妇一进门，任老先生便开门见山，说他知道梅寡妇的日子很难，家里断顿的时候，想到邻居家

借点粮，可是谁都不愿意借给她，因此想帮她一下。梅寡妇大喜，说：“我知道先生家有粮食，可是不敢开口。”任老先生摇了摇头，告诉梅寡妇，上次请她，乡亲们已经从言语上流露出友好，自己再次请她，乡亲们就会从行动上对她友好，从今以后借粮，就不会被拒绝了。

两次成为座上宾，第二次还是任老先生亲自登门请的，这下梅寡妇更让乡亲们刮目相看了。因为大家深信，任老先生看得起的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看不起。梅寡妇再到邻居家借粮，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让她对乡亲们感恩不尽。

后来有传言说，梅寡妇儿子的同伙听闻村子夜不闭户，就让他回来踩点，想来村里行窃。梅寡妇看出破绽后，对儿子说：“乡亲们现在都对我好了，若你干出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我就拿一根绳到小树林里吊死。”儿子见母亲态度坚决，只好放弃。

任自存听说后，不屑地问任老先生：“这就是您说的帮人就是帮己？”任老先生回答：“日子长着呢，你太急功近利了。”

没过多久，任老先生一病不起，仍不管不顾地提出宴请梅寡妇。任自存坚决不同意，说：“看看您都





病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可是任老先生的态度更坚决：“趁着还有口气，非请不可！”任自存毫不退让，要一个非请不可的理由，否则别想。任老先生告诉儿子：“第一次是为了让乡亲们不再鄙视她，第二次是为了让乡亲们借粮给她，这一次是救她们母子的命，非请不可！”

听到这个理由，任自存深信父亲不是老糊涂就是病迷糊了，人家娘俩活得好好的，哪里会用得着救命？于是，他不再吭声，只是倒了碗水端给父亲，想岔开话题。任老先生却推开碗说：“你打岔也没用，我没有老糊涂也没有病迷糊，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去请吧。”

请来梅寡妇后，任老先生让她答应两件事，一是自己死后入殓时，请她过来帮忙，看容貌寿衣是否周正，检查该带的有没有带全；二是亲自送他到墓地，直到埋完坟堆再回来。因为她是外人，不会因过度悲伤导致丢三落四，是最合适的人选。梅寡妇知恩图报，满口答应。

没多久，任老先生就过世了。入殓的时候，梅寡妇看得特别细心，后来还真发现了问题，问任自存：“少先生，老先生穿的戴的和棺材里装的，怎么没有一件值钱的

东西？”

任自存告诉她：“这些都是家父生前一件一件选好的，当时我们都劝他选些银饰玉玩，可是他不同意，说留在世上，能看能玩才是宝贝，埋进土里就废了。”

送走任老先生两个月后，梅寡妇的儿子回来了，向母亲打听任老先生的葬礼排场大不大，棺木大不大。

梅寡妇立刻明白了儿子的心思，劈头就是一巴掌，接着告诉儿子：“我现在活得人模人样，全拜任老先生所赐，任老先生是我的大恩人，你不能有半点不敬。”然后她才说出亲眼看着任老先生入殓和落葬，棺材里、坟墓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她还说：“任老先生租给我几亩地，让咱娘俩好好种地，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后来，梅寡妇把儿子想偷坟的事跟任自存说了。任自存心中一惊，接着恍然大悟：父亲曾是朝廷命官，坟墓一旦被盗，官府一定会追查到底，梅寡妇的儿子必然会被砍头。儿子死了，梅寡妇还活得下去吗？救下了两条人命，也保住了父亲的坟墓，果然帮人就是帮己啊！

(发稿编辑：田芳)

(题图、插图：陆小弟)



· 传闻轶事 ·

□ 熊萍

皇上有旨



古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皇帝巡视江南，驻跸漕运衙门。附近州县的文武官员，自当相约前去面君。唯有一县县令范成，因地处偏远，路途艰难，星夜兼程，次日清晨才到漕运衙门。他抬头一看，御林军威风凛凛，把守着前后大门。

镇守大门的是御林军指挥使。范成行了大礼，恳求进门觐见。指挥使怒道：“你一个小小县令，真是胆大包天，现在才来面圣，圣上尚在早睡，岂能见你？”

不见圣上一面，有失大统。范成好话说尽，指挥使叫他在衙门后花园的甬道旁边等着，自然会见到圣上。范成只好跪在草地上。不久，太阳就爬上来了，江南的天气又潮又热，不时有太监和军士路过，他也不敢询问。

范成一直跪到中午，肚中饥肠辘辘，头顶被太阳烤着，已是昏昏沉沉。突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位身着黄衣者，快步从他左侧走来。只有皇帝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范成一边叩头一边高呼，微臣某县县令范成叩见圣上。

皇帝的脚步连停都没停一下，他轻声说了声“好好”，就匆忙过去了。范成总算见到了皇帝，举起袖子擦了擦汗，却发现地上多了一



个黄纸团，一定是刚才皇帝扔下的。范成想起近年来传闻的宫廷斗争，心如鹿撞，一把捡起塞进衣袖里。

他这一举动，正好被一个御林军小头领看见，喝问他往袖子里塞了什么，范成只好拿出来，慢慢展开给小头领看，小头领没发现啥，就让他收好了。

随后，范成出门与指挥使道别，那小头领与指挥使耳语了几句，指挥使诡异地朝范成笑了笑，挥手叫他退下。

离开漕运衙门四五里地，范成方才展开黄纸团仔细查看。黄纸的角落上有一个深印子，那是一个篆体牛字，很清晰。御林军小头领查看的时候，这个符号恰巧被他用手捏住了，小头领没有瞧见。

刚好专司捕捉海盗的将军姓牛，与范成同在一地为官，二人常有往来交情，何况牛将军是皇帝比较器重的武官，何不与他相商？范成连县衙都没回，直接去找牛将军。牛将军叫范成把漕运衙门所遇之事，仔细说了一遍。

范成拿出黄纸，说：“皇上行色匆匆，莫非被指挥使控制，特下一道暗旨，命我前来找将军派兵解困？”牛将军说：“按理说，指挥使应该是皇上亲近之人，但是人心

叵测啊！”

两人密谋半天，那是左右为难。贸然出兵，铸成大错，问一个谋逆之罪，株连九族；不出兵呢，又怕真的是龙困浅滩，皇帝一旦脱离险境，说他抗旨不遵，脑袋同样保不住。

最后还是牛将军下了决心，拼命一搏，也许从此平步青云。说干就干，牛将军亲率五千精锐，奔袭五百里，江南承平日久，军队骗过守城士兵，很快包围漕运衙门。

御林军指挥使仓促应对，大骂牛将军谋反篡逆。牛将军的士兵常年作战，骁勇不输御林军，人多势





· 传闻轶事 ·

众，很快就擒住了指挥使。

一番拷问之下，指挥使终于招认，某亲王许以高官厚禄，让他在江南用丹药毒杀皇帝，一旦皇帝驾崩，亲王就在京城登基。指挥使还交出了与亲王的往来密函，证据确凿，亲王闻风逃往邻国，指挥使族诛。皇帝经此惊吓，匆忙回京，从此小心谨慎，不出宫门半步。

范成和牛将军成了救驾功臣，自然少不了加官晋爵。范成特地把那道黄纸，请人精心装裱，挂在香火之后，日日参拜。

多年以后，范成已官至工部尚书，此时皇帝也老了，准备传位太子。这天是范成生日，皇上亲自到他家祝贺。

皇上进了范家厅堂，盯着香火看了半天，笑道：“范爱卿，你家怎么有皇家御用之物？说不出道理来，朕要治你的罪哟。”

范成小心翼翼地回答：“当年陛下用这张纸给臣下旨，陛下不记得了？”他把当年漕运衙门得纸、搬救兵的事说了一番。

皇帝沉默良久，说自己当时下江南水土不服，加之服用丹药，闹起了肚子，急忙往茅房赶，到了茅房，才发现厕纸不见了。因为丢了厕纸，身边又没有太监，闹了笑话，

所以他还有些印象。

原来如此！当年指挥使诡异一笑，其实是笑话范成没见识，把一张厕纸当宝。范成已如芒刺在背，说道：“陛下，那纸上还有一个陛下写的牛字呀！”

皇上板起面孔，说：“什么牛字，当年京城的牛记商号，制作皇家特供纸品，用木章压了一个牛头符号而已。朕即便有难，也断不会求助于小小七品县令。”

过了一会儿，只听皇帝轻叹一声，喃喃地说：“天意救朕呀，天意呀，天意呀……”

范成匍匐在地，冷汗如浆。等他斗胆抬头看时，皇帝已然离去。第二年春，牛将军解甲归田，范成告老还乡。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谢 颖)

2023年12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先来的那一对是女通缉犯和情夫。女人杀夫外逃时拿着一个行李箱，情夫出走时也会带一个行李箱，而正常情况下，夫妇外出短期度假只会携带一个行李箱。

疯狂QA：15种。每一只猴子都能在三头驴中任选一头与之组成一队，所以 $5 \times 3 = 15$ 。



神针

□ 墨中白

泗州人喜食鱼、善捕鱼。人常下水，会受风寒，年纪大，腿脚胳膊会酸痛。有病就要治，汴河桥头的许三楼就能医。许三楼治病，很少开药，他常告诫人说，是药三分毒，人生病，是身体中了邪气。有人就医，问清病因，许三楼便拿来细银针，找准穴位，扎进去。一般扎针七天，准好。

许三楼每天太阳偏西准时关门。如来晚了，不管是平民乞丐，还是达官贵人，对不起，明天再医。也有破例的时候。一次，钱家当铺少爷上树掏鸟窝摔下后昏迷不醒，钱家人急抱孩子找许三楼。听见哭声，许三楼快步出屋，钱家人

一见，扑通跪下，求他救人。许三楼猛一转身说，拿针来。说着话，他接过银针，一二三四，银针瞬间扎下，不一会儿，孩子嘴角开始抖动，许三楼脸上露出笑意，紧接着，五六七，又飞快扎下三根银针，孩子睁开了眼睛。钱家送来白银百两，可许三楼只收十文钱。

还有一次破例。新来的知府白一品腿酸疼不能站立，师爷上门请许三楼。许三楼对师爷说，家中病人多，不敢离开半步，还请知府上门才好。师爷回去告诉知府，白一品没有生气，坐轿去见许三楼。

白一品亲自登门，许三楼握针出门迎接，并示意知府不要下



轿，就坐在里面扎针。

一二三四……十二根银针扎上腿，白一品顿感疼痛减轻许多。半个时辰过后，许三楼将白一品腿上银针起了，告诉他明天还来，要接连针七天。针腿时，透过轿窗，白一品看到前来找许三楼看病的人排着长队。

第二天中午，白一品到许三楼家门外和百姓一起排队。看见等候在外的白一品，许三楼心想，都说新知府清正廉明，关心百姓，看来是真的。自己昨天破例针腿没错，知府离开腿哪行哟？许三楼走到知府面前，要为他扎针。白一品摇头说，等吧。白一品坚持排队，许三

楼很感动。

第三天再针腿时，白一品发现自己是第一个，等腿针好，看病的人才陆续赶来。后几天都是这样。

七天后，知府腿好了。白一品开心地说，这下不用坐轿啦。说着话，他从怀中掏出七十文钱，许三楼也不拒绝，伸手接下。

傍晚，许三楼收拾好银针，正准备关门，忽然从汴河桥飞奔来一匹马，跑到门前，从马上跳下一个红脸大汉。来者双手抱起许三楼就要将他送上马背。

“何事？”许三楼也不惊慌。

“随俺上山治病。”

“不带针，去何用？”

红脸大汉一听，放开他。

许三楼进屋拿银针。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人顺从地坐到红脸大汉身后，双手紧紧抱着他的后腰。白马急驰，半袋烟工夫，马已跑到重岗山。进了山门，红脸大汉下马一看，傻了，身后坐的人不是许三楼，是个十岁男童。

男孩告诉他，自己是许三楼的五公子，父亲拿过针后，准备亲自前来，可想到明天还有许多病人来扎针，无奈临时改变主意，让其前来，还请谅解。





“你也会扎针？”红脸大汉满脸疑问。男童点头，一脸的认真。

红脸大汉半信半疑地将他领到母亲身边。问清病情，男童拿过银针，瞬间针已扎好。

“感觉如何？”红脸大汉抱着母亲双肩，不放心地问。

“舒服。”见母亲闭上双眼很享受，红脸大汉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连针七天，母亲腰不疼了。红脸大汉拿出金银珠宝，男童谢过，只取七十文钱，下山。

知府得知消息后，去找许三楼，让他帮忙劝说山匪孙飞虎，也就是红脸大汉，把劫去的救济粮归还给府衙。许三楼点头说，试试看吧。

重岗山寨里，孙飞虎热情款待五公子。五公子劝说他归还救济粮，但孙飞虎不肯。五公子只得告辞，孙飞虎一直送到山下。

临别，孙飞虎左脸上停落一只苍蝇，他刚想伸手拍，只听五公子说了声“去”，话音刚落，孙飞虎就看到眼前立着根细银针，针尖上的苍蝇正挣扎拍打着翅膀。“有的钱该拿，有的米不能吃呀。”丢下这句话，五公子飞身上马。

瞅着一路扬起的尘土，孙飞虎禁不住摸了摸左脸，感觉脸有点木。

孙飞虎发现嘴歪时，满山正飘

着细雨。汴河桥头，孙飞虎蒙面找到许三楼，求见五公子。

“五公子出远门了。”

“何时回来？”

“你的脸不是受一般风寒，要马上针。”许三楼答非所问。

半个时辰，取针。许三楼交代说：“嘴歪最怕风寒，如你用心医治，也不必前来扎针，每天此时只需面向阳光，双手抚心，我便在家为你下针，十天，准好。”

孙飞虎将信将疑地骑马回山。想到一路上遇到那么多讨饭灾民，再摸了一下自己的歪脸，他叫人把救济粮全部送还给府衙后，这才安下心来。

中午，孙飞虎面朝泗州城许三楼家方向坐好，他刚把双手放在心口，就觉得左脸上仿佛真有银针一根接着一根扎下。半个时辰后，孙飞虎感觉左脸上的针又被一根根取下。

隔山又隔水的，许三楼真能在他的脸上扎针？孙飞虎不信。不过，许三楼没有骗他，十天后，他的歪嘴真的恢复了原样。

(推荐者：朵 朵)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豆 薇)



意定监护

□ 王秀申

温某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女教师。她和丈夫沈某婚后没有子女，不过沈某是二婚，此前已有一个儿子，在国外定居。

前几年，沈某因病去世。去世前，沈某特地立下遗嘱，把一栋150平方米的楼房，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赠予了温某。

丈夫去世后，温某独自生活，和丈夫的儿子几乎没有联系。虽说身体没什么大病，但腿疾“滑膜炎”让她疼痛难忍，行走十分不便。后来，温某在去菜市场买菜的过程中，认识了卖菜的小郭夫妇。

小郭夫妇来自农村，因为需要在城里陪残疾儿子读书，就卖起菜

来，赚点小钱贴补家用。两口子心地善良，他们见温某常常拄着拐杖到菜市场买菜，有时候腿疼得脑袋冒汗，觉得老人生活太不容易了，于是小郭主动对温某提出：“大娘，你看你来菜市场买个菜得受这么大的罪，你要是信得过我，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把你的住址告诉我，你如果需要买什么，就给我打电话，我让我媳妇给你送过去。我这里没有的，我也可以帮你买好送去。你放心，我不会多收你一分钱。”温某知道这两人的心善、实诚，便一口答应了。

小郭媳妇第一次上门送菜，发现温某因腿脚行动不便，家里打扫

·解剖一个案例 明白一个道理·



得不及时，各种物件也摆得乱七八糟，她放下东西后就给温某收拾起屋子来。

时间久了，温某对小郭夫妇的印象更好了。

很快，三年过去了，小郭夫妇始终如一地对待温某，这种无私的帮扶行为被小区居民大加赞扬。温某深受感动，主动提出让小郭夫妇不要再租房住了，搬到她家一起生活。就这样，温、郭两姓人便组成了一个“特殊家庭”。

温某平时喜欢研究法律知识，一次，她翻看《民法典》，看到第三十三条的“意定监护”时心想：我为什么不把好心的小郭作为我的意定监护人呢？

于是，温某说服了小郭，带着他来到司法局公证处，办理了意定监护，将自己那栋150平方米的楼房赠予小郭，也把自己晚年的日常照护、大病治疗、临终关怀及身后事宜，统统交由小郭处理。

很快，温某丈夫远在国外的儿子得知了温某和小郭办理意定监护和赠予房产的消息，他因不便回国，便向公证处的电子邮箱发函，质疑其流程是否合法合规。公证处工作人员回函作了回答：公证处办理温某和小郭的意定监护，并不是只听

他们的一面之词，而是经过走访知情人，在小区做详细调查，确认情况属实、符合办理条件，才给办理的；而有关温某赠予夫妻共同财产——那栋楼房事宜，温某手里有丈夫沈某的遗嘱，提及把楼房的一半赠予她，故温某有权全部赠予。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沈某的儿子再也没有提出异议。

律师点评：

本故事涉及了一个法律问题，即“意定监护”的有效使用。

根据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这就是意定监护。但需要说明的是，单纯的意定监护人对财产最终处置没有直接关联性，只有被监护人在确定意定监护同时，明确自己全部或部分财产作为遗赠给意定监护人时，意定监护人才能有效继承相应财产份额。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张恩卫)



· 中篇故事 ·

三年来，他带着妻子搬了三次家，换了三座城市，只在茫茫人海寻觅一人。历经波折，兜兜转转，最后他才发现，苦寻之人竟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青蛙刺客

□ 吴宏庆



1. 网红青蛙

李畅是个广告设计师，几个月前，他带着妻子阿兰来到南方的一个三线城市生活，并在一家广告公司找了份设计师的工作。

因为业务能力强，李畅入职没多久，就赢得了公司上下的尊重。不过，他很少跟同事们玩闹，一下班就会准时回家，同事们都笑话他，说他家里一定藏着位美女老婆，他笑笑，也不解释。

这天下班后，李畅准时回到出租屋。妻子阿兰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他回来了，从旁边拿起一

副拐杖撑起身子，去厨房做晚饭。她右腿膝盖以下的裤管空荡荡的。

李畅随便吃了点东西，看看时间，便出门了。下了楼，他开车前往北城区的夜市。抵达后，他把车停在一幢大厦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从包里拿出摆摊用的道具衣服，很费劲地穿了进去。很快，他就成了一只“青蛙”。没错，就是那种看起来又蠢又萌的网红青蛙。

随后，他把十来个青蛙仔灌了气，又拿出一部手机，打开录像功能，通过头套放进青蛙凸起的眼睛里，那里有一个特制的口袋，刚好



能卡住手机。他调整好镜头角度，以便能拍到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做好了这些，他才收拾好东西，向停车场出口走去。

厚重的布偶服让他的行动很是不便，正当他摇摇摆摆走着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闷响，好像是人被摁住嘴巴发出的“呜呜呜”声。他用手扶住头套向四处张望，停车场的光线很暗，什么也没看到，于是，他转过头继续向前走。

就在李畅快走出停车场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行驶声，他赶紧靠边让路。几乎就在同时，一辆白色小皮卡从他身边驶过，司机看到他，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一般，瞪大了眼睛。即便车子走远了，李畅还能感觉到他在扭头看着自己。虽然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网红青蛙，都会忍不住笑起来，但这人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

夜幕降临，夜市的彩灯亮起，游人也多了起来。李畅在夜市上租了个固定的摊位，他来到自己的摊位前，开始了买卖。

夜市上，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卖青蛙，除了偶尔来练摊的，常来的有十来个人。虽然大家都穿着一模一样的青蛙服，但看多了，就能像斑马辨识彼此的条纹一样认出别人

来。李畅就认识其中的一个，那人的青蛙服的右眼睛是耷拉着的，李畅就叫他“耷拉眼”。

耷拉眼经常提着一把青蛙仔，走来走去买卖。夜市这么大，转上一圈就会累了，他转一圈后通常会来到李畅的摊位边，让李畅也走着卖，自己则在李畅的摊位上休息一会儿。等李畅逛了一圈后，夜市最热闹的时候也就过去了，剩下的基本属于休闲时间，他们就会借这时候聊上几句。

往常耷拉眼都来得很早，但今天一直到李畅快要收摊时他才过来。两人虽然认识不少时间了，但还真不清楚彼此平时是干什么的，李畅就顺口问了一句：“兄弟，去哪了，这么晚才来？”

“临时接了个小活儿，耽搁了。”耷拉眼的声音里透着无奈，“唉，过去我也蛮有钱的，但后来被人骗得家破人亡，现在只能打点零工。对了，我看到你每天都是开车过来的，你的工作还不错吧，怎么也来摆摊？”

李畅叹气道：“哪里，到处都要用钱，挣再多也不够呀。”

“也是，钱是个好东西，让人着迷；钱又是个坏家伙，让人勾心



斗角，见利忘义。”耷拉眼抱怨了两句，“不瞒你说，我一直在找那个骗我钱的家伙，等找到了他，我非弄死他不可！”

李畅觉得他戾气颇重，有心想劝他几句，但想了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他接口说：“是啊，每个人都有心里恨的人，真要见着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一顿出出气再说。”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夜市的人渐渐少了，他俩也就收摊了。来到地下停车场，李畅把一直在录像的手机从青蛙眼睛里掏出来，换好衣服，就回去了。

到家后，他看到阿兰已经睡了，就蹑手蹑脚地打开电脑，把手机里的录像导入电脑，然后在电脑上打开。夜市里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他仔细观察着出现的每一个人。偶尔，他会在某个人脸出现时按下暂停键，又打开电脑里的一幅手工绘像进行辨认。

那张绘像画得很抽象，脸上的眼睛鼻子都是分家的，乍一看就像是一个孩子的涂鸦，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把人物特点都画出来了。只是，花了很长时间后，他揉了揉眼睛，不得不长叹了一声，显然，

他没在录像中找到想找的人。

2. 三年三迁

第二天早上，李畅来到公司，刚坐到自己工位上，旁边的同事小健凑过来，说：“师父，今晚帮个忙呗。”

小健是刚来的应届毕业生，名校出身，高大帅气，家里又有钱，有着00后奔放不羁的性格，一不高兴，能把老板惹得龇牙咧嘴；一高兴，也能用天下最肉麻的话拍人马屁。不过，他对李畅很尊重，说一看李畅的设计思路和理念，绝对是业内高手，肯定在顶尖团队里做过。

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李畅的求职信息里，工作履历那一栏里填的是，附近两个三线城市的两家不知名的广告公司，不过冷静下来一想，李畅经手的那些方案确实很优秀，就又有些相信了。老板已经忍不住好奇去打听了，发现李畅确实在那两个地方做过，而且都做得很优秀，但不知为什么，都没过一年就辞职了。

听小健这么说，李畅不解地问：“什么事？先说好，你们年轻人去玩闹，我一个老年人就不去了。”

“你看你，什么年轻人老年人



的，你也就三十多岁，男人四十还是一枝花呢。”小健毫不掩饰地拍着马屁，又说，“是这么回事，我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嘛，没什么经验，家人又不在身边，你帮我去看看，我相信你的眼光。”

李畅哭笑不得，这家伙身边就没缺过女朋友，怎么会没经验？应该是他对现任女友认真了，因为认真，所以心里没底，想让自己去帮忙鉴定一下。李畅断然拒绝：“不行，终身大事至少也要让父母出面吧。”

“我爸妈都不在本地，你是我的师父嘛，也算是家里人了。”小健觑着脸，一个劲地晃着他的胳膊。

被一个一米八几的大小伙这么缠着撒娇，李畅浑身起鸡皮疙瘩，只好投降说：“好吧好吧，我去还不行吗？”

小健心满意足地去忙自己的了。李畅也打开自己的电脑，电脑桌面是一张相片，上面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缺了两颗大门牙，笑得很灿烂。他看了良久，才开始今天的工作。

下班前，李畅给阿兰打了电话，说晚上不回家吃了。下班后，李畅跟小健来到附近一家饭店里，见到了小健的女朋友小丽。她长得很漂亮，青春洋溢，活泼大方，听了小

健的介绍后，也不见外地称呼李畅为师父。出于职责，李畅旁敲侧击地问了她的情况。女孩没什么心机，一五一十地说了。

小丽在一家文化公司做文员。她父亲原先是做生意的，后来被人骗光了家财，母亲气得大病一场，去世了，打那之后父亲就一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父女俩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小丽说到这儿，问小健：“你不会嫌弃我吧？”

小健满不在乎地说：“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嫌弃的话我们能有今天吗？”

李畅由衷地替他们高兴，要知道小健的条件很好，他能认真对待这段感情，说明他和小丽确实是缘分来了。

吃完饭，小健和小丽去玩了。李畅看看时间，快9点了，也就没去摆摊，而是直接回家了。

阿兰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脸上却满是泪水。他注意到电视里放的是一部以小男孩为主角的电影，于是上前关了，说：“不早了，吃了药就去睡吧。”

阿兰说：“我不敢睡，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小宝伸出血淋淋的手叫我妈妈……”

“够了！”李畅突然毫无征兆



地暴躁起来，“三年了，你不能总活在过去，小宝已经死了！”

阿兰猛地撕开上衣，露出满是横七竖八的疤痕的身躯，说：“我能忘记过去吗？”

李畅的眼泪也流了出来，上前抱住她，柔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朝你凶的。”

阿兰紧紧地抱住他，哭着说：“我知道，三年里你带我搬了三次家，就是为了找到那个凶手！你比我更放不下！”



3. 青蛙杀手

三年前，阿兰给小宝联系了一个钢琴老师，但老师只有晚上 9 点到 11 点有空，于是，阿兰负责送，李畅负责接。

李畅永远记得，那天是 12 月 22 日，当晚李畅接待客户喝了酒，就由阿兰骑电瓶车去接孩子。因为老师家附近有个夜市，人挺多，他还特意叮嘱阿兰骑车慢点。不料 11 点 20 分发生了车祸，小宝当场死亡，阿兰奄奄一息。经过抢救，阿兰摘掉了一部分内脏，少了一条右腿，这才活了下来。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肇事车主逃逸了。肇事车是一辆被登记为失窃的面包车，事故发生后，被丢弃在郊区，并放了一把火。警方无法找到任何线索，这案子也就搁置在了那里。

李畅不愿接受现实，一方面拿到了警方所有的调查结果，一方面拿出钱财悬赏相关线索。

很快，有个路边小卖部老板提供了一个线索：案发当夜，因为天气太冷，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在 11 点 10 分左右，有辆面包车停在小卖部门口，下来一个人买了瓶白酒，当场就拧开盖子灌了大半瓶，然后才上车。从小卖部到事故地点，也就十分钟的车程。后来，老板辨



认了烧毁前的肇事车图片，证实正是同一辆车。

但是，小卖部和事故发生地并没有安装监控，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相貌，警方调出附近几个路口的监控，也只找到了面包车的一个侧面画面。这个一闪而过的画面并不能拍到肇事司机的脸。虽然小卖部老板配合警方，给肇事司机画了像，但毕竟只是见了一面而已，画像很可能不准，警方按图寻找，并没有结果。

在李畅的重赏之下，一个卖老鼠药的小商贩提供了一个消息。半个月前，有个外地人拿着张相片，沿街打听一个叫孙小刚的老板。这小商贩住一家洗浴城附近，经常看到孙小刚去洗浴，于是，他就让那外地人买了一百块钱的鼠药，然后说出了那个洗浴城的名字。当时，那外地人还问这老鼠药灵不灵，人吃了死不死，小商贩就很骄傲地说药是氰化钾制的，包吃包死。因为有这些聊天，小商贩对那外地人很有印象，说他长得跟画像里那人差不多。

在警方的协助下，小卖部老板和小商贩坐在了一起，一对口供，基本可以肯定肇事司机和那外地人是同一个人。警方根据这一线索，

一边调整了画像，一边去找孙小刚调查。孙小刚并不难查，租房合同的身份证显示他是邻省人，再通过邻省的警方一查，得知他是个做工程的包工头，欠了一屁股债，正在四处躲债，不过，车祸发生后就已经不知去向了。警方再往里一挖，得知此人酷爱泡澡和凑热闹，经常出没于繁华热闹之地。但也仅限于此，这起交通肇事案还是被搁置了下来。

李畅知道警方已经尽力了，他决定自己来查。他用重金再次将小卖部老板和小商贩叫到一起，从他们口中拼凑出了尽可能多的线索。嫌疑人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身高170厘米左右，长相普通，牙齿很白，应该不抽烟，说话客气有礼貌，不像是从事体力工作的。他的口音像是邻省的，其中几个字的吐音很奇特。

李畅根据那几个字的吐音，去邻省转了一趟，确定与其中四个城市的口音相符。于是，他辞去工作，走上了寻找肇事者之路。正如小健所猜测的那样，李畅原本工作的地方是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不过他辞得毫不迟疑。他自己这一步走出去，很有可能只是一条永无结果的路，但他必须如此。



· 中篇故事 ·

三年里，李畅搬了三次家，去了三个城市，如果还没有消息，他会继续去第四个城市。

城市太大，白天他还要上班，怎么去找肇事司机呢？他想到了肇事司机正在寻找孙小刚，而孙小刚又酷爱泡澡和凑热闹，那么找到孙小刚，或许也就可以找到肇事司机了，所以他把目光放在了夜市，尤其是附近有澡堂的夜市。一入夜，他就会穿上布偶服去夜市卖青蛙，既可以挣一点补贴家用的钱，也可以碰碰运气。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但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第二天傍晚，李畅照例去摆摊。9点多时，他收摊回到地下停车场。正在换衣服时，有辆车从他身边经过。车子本已经开过去了，不知怎的又倒回来停在他身边。一个陌生男子走下车，问：“师傅，你每天都来夜市？”

李畅不明白他想干什么，说：“几乎每天都来。怎么了？”

“那你一般都是几点过来？”那人又问。

“7点左右吧，你问这干吗？”李畅更好奇了。

男人掏出了自己的证件，说：“我叫张东阳，北城区分局刑警队的，有件事情请你配合一下。”原来前天晚上，也就是12号晚上7点多，北城分局接到报案，说在夜市边的地下停车场发现一个死人。警方过来一看，发现人还没死，只是被勒晕了。

经过一夜抢救，那人醒来，说自己叫孙成槐，当时他来到这个地下停车场准备开车出去，突然从旁边蹿出一只“青蛙”来，二话不说就用一根绳子从后面使劲地勒住他的脖子，他拼命挣扎，但还是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法医检测了他的伤口，发现他脖子上环形勒痕明显，认为凶手完



全就是奔着勒死他的目的去的，但很可能凶手没有经验，也可能是过于紧张，只是将他勒晕了过去。刑警队展开了调查，但地下停车场的很多监控是坏的，并没找到案发经过的画面，而且，因为那个时间段正是夜市热闹期，出入的车辆很多，保安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受害人很肯定，就是一只网红青蛙作的案，所以张东阳这两天都在调查，昨天因为李畅没来摆摊，所以没被询问到。

4. 意外线索

李畅一听，也觉得脊背发寒，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忙说：“这不是我干的。”

“没说你干的，例行公事而已。”张东阳拿出了纸和笔，记下了李畅的基本信息，又问，“你进停车场和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是重叠的，也就是说，你在停车场的同时，凶手也在作案。你好好想想，当时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

李畅仔细一想，倒抽了口冷气，说：“还真是听到过一阵响动，但……”

“但什么？”张东阳追问道。

李畅说：“但那声音呜呜呜的，像是被捂着嘴巴发出来的，可是

你说绑架者是用绳子从后面勒住受害者的脖子，那根本发不出来声音的呀。”

张东阳解释说：“正常来说是发不出声音的，不过也有例外，比如绳子的角度是勒在喉软骨之上，这时受害者全身处于应激状态，大脑迅速释放促激素，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事实上，法医鉴定过了，他的勒伤确实在喉软骨上方。还有，因为你戴着这么厚重的头罩，听起来是呜呜呜的声音也就不奇怪了。还有什么情况吗？”

李畅突然想到了那辆皮卡车的司机看自己时的神色，猛一激灵，那人会不会正是凶手？当时他正在杀人，但因为自己的出现，他受惊匆忙逃跑，这才使得受害者捡了一条命。可是自己当时戴着厚重的头壳，视野很窄，确实没看到什么。坏了，对方会不会杀人灭口？他赶紧将这事跟张东阳说了。

张东阳说：“你还记得那司机的长相吗？”李畅点点头说：“我有他的照片。”

张东阳有些愕然：“当时你拍照了？为什么？”

“我……你还是跟我回家看看吧。”李畅觉得解释起来很费口舌。

就这样，李畅带着张东阳来



· 中篇故事 ·

到家中。阿兰看到陌生人，明显有些害怕，李畅安慰她说：“你别紧张，他是警察，是来帮我们的。”张东阳的目光在她缺失的腿上停留了一秒，随后笑着向她点了点头。

来到小房间，张东阳看到电脑里密密麻麻的视频文件时，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李畅找到前天录的视频，发到了张东阳的手机里。

张东阳确认之后，这才问道：“从视频的角度来看，你应该是把手机放在了青蛙服的眼睛里，你在拍所有路过的人，为什么？”

李畅也没有隐瞒，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又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张东阳听完，目光已经不再那么凌厉了，因为他见过很多这么执着的

人，比如寻找被拐卖儿女的父母，面对这样的人，他只有尊重。

临走时，张东阳对李畅说：“我会关注你的案子的，你很了不起。”

这是三年来，李畅听过的第一句来自陌生人的安慰，一时百感交集，掩面大哭。

第二天一早，老板让李畅跟自己去一个新建小区揽售楼广告。这小区建筑已经完成，但绿化却杂乱不堪。

总经理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像是吵架一样：“孙成槐，我们是有合同的！完不成合同，你就等着上法庭吧！”李畅一愣，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像是在哪儿听过一样。

双方坐下来一谈，总经理对李畅的广告设计思路很满意，让他们先做个方案。正事谈完，就可以随便聊聊天了。

这时，李畅才开口询问：“老总，我看小区都已经建好了，可这绿化怎么停滞了？”总经理恨恨地说：“这事说起来就很窝火。绿化部分我们是承包给一个叫孙成槐的人的，结果他拿





到定金后就卷款潜逃了……”

总经理告诉李畅，事后他一边报警，一边找人。这一找，他发现原来孙成槐是个假名字，对方的真名叫孙小刚。李畅一愣，追问道：“什么，他叫什么？”

“孙小刚。怎么，你认识？”总经理好奇地问。

李畅对这个名字太熟悉了，找到孙小刚，就很有可能找到肇事司机。出了门，李畅定了定神，给张东阳打了个电话。张东阳听了，说：“这样，你来局里一趟吧。”

5. 职业骗子

在分局里，张东阳告诉李畅，他们已经查到孙成槐的真名确实叫孙小刚，至于李畅拍到的那个皮卡车司机，他们还在查。

李畅问：“我能见见孙小刚吗？我想亲口问他，三年前找他的那个人是谁。”

张东阳点点头说：“可以。不过，这个人很狡猾，未必会说出实情。”

孙小刚因为受伤，目前还在医院里住着，不过因为使用假身份，正被警方监控。路上，张东阳说出了警方调查孙小刚的结果。

孙小刚在工程行业里声名狼藉，以至于他不得不更换多个名字。

他往往是通过请客送礼的方式，从别人手中承包下某部分工程，比如水电、门窗、防水等，因为舍得先期投入，又有手段，极易让人放松警惕。但在收到工程预付款后，他就会卷款潜逃。他很会躲，一躲起来，谁也找不到他。

张东阳说：“三年前，孙小刚手里同时有三个工程，分别是小区地下管道、小区塑钢门窗制作、一幢办公大楼的外墙部分，当然，都是拿到预付款后就消失了。我怀疑，当年去找他的那个人，也就是疑似肇事车主，是去找他讨薪的。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车祸，这就不清楚了。”“三年前给他干活的那些工人还能找到吗？”话一出口，李畅就知道不大可能了，三年了，连自己都迁了三次家，警方哪有那时间和精力去查。张东阳能这么帮自己，其实已经很好了。果然，张东阳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很快，张东阳把李畅带到了一家医院的病房门口，跟看守的两个同事说了一声，就带他进去了。

孙小刚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虽然嗓子有伤，说话嗡声嗡气的，但仍是笑眯眯的，看起来人畜无害。见到李畅，他主动开口说：“你就



· 中篇故事 ·

是李畅兄弟吧，我听张警官说你想找我谈谈。”

李畅开门见山地说：“三年前，有个人找你要债没要到，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开车伤了我的妻儿，我想问一下，他是谁？”

孙小刚想了半天，这才搓着手为难地说：“哎呀，时间过去这么久了，真不记得了。”

李畅说了肇事者的各种特征，又从手机里翻出肇事者的画像给他辨认。孙小刚看了一眼，微微一愣，

不屑地说：“这画斜眉歪眼的，就是人站在面前也不认识呀。”

李畅却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的神情，说：“不对，你认识他。三年前，你卷款潜逃，有个人一直执着地追着你讨薪。那人千辛万苦找到了你，但要账不成，被激怒了，于是偷了辆面包车，准备直接撞死你，但是，这当中出了个意外，他撞到了我妻儿。我儿子死了，妻子残了，我好好的一个家因为你全毁了！”李畅越说越愤怒，最后冲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你告诉我，他叫什么？”

张东阳犹豫了一下，没有去阻止他，而是把脸转了过去。

孙小刚有些心虚，扭头避开他愤怒的面孔，说：“他叫程平。”

原来三年前，孙小刚手中有一个给小区做塑钢门窗的工程，他转包给了一个叫程平的人。合约上写明，由程平先行垫付材料和工人工资，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孙小刚付一半款项，等工程验收合格，再结尾款。这合同明显吃亏，但程平为了买卖，咬牙签了。结果，等到工程进行了一半时，孙小刚却消失了，他这才知道，原来地产商早就把预付款打给了孙小刚，很显然，他卷款潜逃了。





程平开有一家建材公司，原本还算比较富裕，孙小刚一跑，供货商和工人都来找他要钱，他一下子就倾家荡产了。程平妻子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很快就去世了，他咽不下这口气，一心要找到孙小刚讨个公道。到了年末，他终于在外地找到了孙小刚，但要债时却被孙小刚羞辱了一番，于是动了杀念。

12月22号，孙小刚去了一家洗浴中心泡澡，出门时，已是11点10分。他就住在附近，所以是步行回家的。

11点15分，他正要拐进一个胡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转头一看，一辆面包车直冲过来。他来不及多想，一个箭步冲上了人行道，而这时，从胡同里突然驶来一辆电瓶车，面包车虽然紧急刹车，但在停下之前已经重重撞了上去，电瓶车上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翻滚着飞了出去。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孙小刚和面包车上的程平同时呆住了。过了几秒，孙小刚率先反应过来，往胡同深处狂奔而去。程平也回过神来，发动车子逃逸了。

程平！李畅深呼吸几次，定了定情绪，问孙小刚：“当时你为什么不报案？”

孙小刚苦笑说：“对方摆明了是想杀我的，我一报警，警方就会控制我的行动，可万一警方抓不到他，那我不是成了活靶子吗？”

6. 锲而不舍

李畅想了想又问，三年前，孙小刚因为欠薪差点遇害，那三年后的今天会不会也是如此？孙小刚表示不清楚，那个勒住他的“青蛙”戴着头套，根本看不清脸。

张东阳想了想，拿出了从李畅拍摄的录像上截取的皮卡车司机头像，递给孙小刚辨认。孙小刚只看了一眼，就像踩了电门一般蹦了起来，惊恐地说：“见鬼，这就是程平！三年了，他怎么还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张东阳闻言面色一紧，立即拿起手机开始联系队友。

李畅有些发愣，自己研究了程平的画像三年，但他真出现在自己面前时，自己竟还是没认出来。

孙小刚这回是真怕了。他知道自己干了这么多年的缺德事，想杀他的人不少，但真正敢动手的却没几个，而自己又擅长躲，躲着躲着，仇人的怒火也就消散了。但是这个程平不同，竟然一直锲而不舍地找他，一找到机会就动手，这分明



· 中篇故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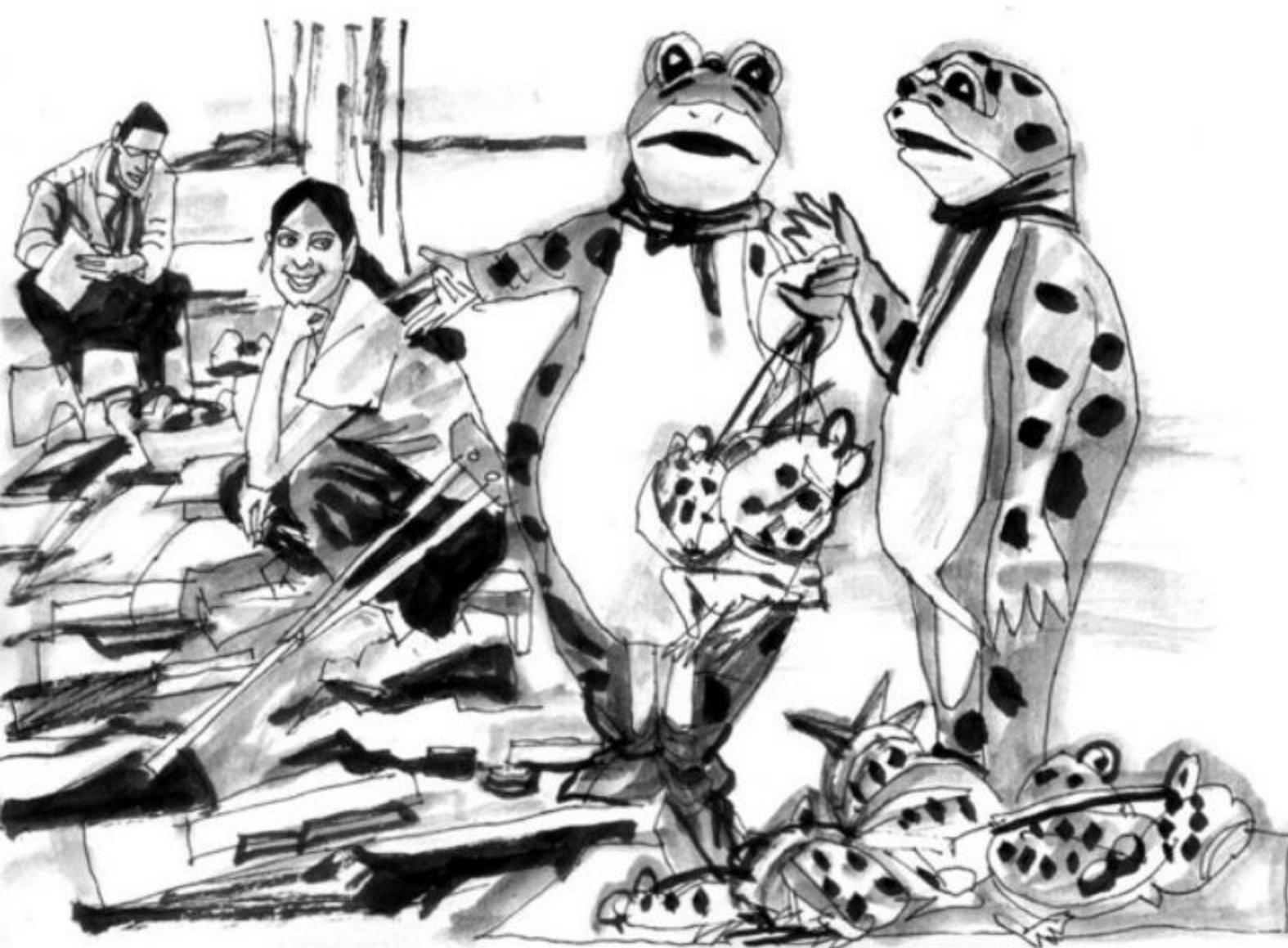
是不杀死他不罢休呀。想到这儿，孙小刚冷汗直冒，抱着张东阳连喊救命。

李畅也很惊讶于程平的执着，甚至对他有了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因为他和自己太像了，都是为了找出一个人，放弃了一切。

回到家，李畅跟阿兰讲了这些事。阿兰又惊又喜，忽然问道：“等抓住程平后，怎么办？”

李畅心里早已将肇事者杀了千百遍了，但阿兰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为之一愣，怎么办？交通肇事逃逸不是死罪，申请民事赔偿？但多少钱能换来儿子的性命和妻子的健康？他想了想，含糊地说：“抓到他后，我们就好好生活。”

傍晚，李畅带着阿兰去摆摊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去夜市，当阿兰看到他换上青蛙服后，愣了愣，随即笑得不行。这一晚，阿兰每看他一眼，就笑一会儿，还拿出手机给他拍照。他看到相片上又蠢又呆的自己，也笑了起来，难怪那么多人喜欢这只青蛙，想必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如意吧。

李畅告诉阿兰，他在这儿认识了一个叫耷拉眼的朋友，他们都没见过彼此的真面目，不过经常会一起聊天。这么一说，李畅突然想到，有好几天没见过耷拉眼了。

正这么想着，耷拉眼来了。李畅跟他介绍了阿兰，又问他怎么几天没来了。耷拉眼说这几天自己有事，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来了。听得出来他的情绪不是很好，李畅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没说，只是拍了拍李畅的肩膀，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兄弟，好好活着呀！”

第二天，李畅刚上班，小健就约他晚上去吃饭，说女友小丽的爸爸要见自己。李畅奇怪地问：“这是好事呀，可我一个外人去做什么？”小健解释说：“你是我师父啊，怎么是外人？”



在小健的软磨硬泡下，最终李畅还是答应了。

傍晚下班，李畅随小健、小丽去了附近一家酒店。等了很久，小丽的爸爸也没来，她打了通电话，然后说她爸临时有事，让他们先吃。正边吃边等，李畅突然接到张东阳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让李畅吃了一惊：“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何健的人？”李畅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小健，拿着手机走到旁边去接：“是我同事，他怎么了？”

“程平的女儿叫程丽，是何健的女朋友。”

一时间，李畅整个思绪乱成了一锅粥。半晌，他定了定神，说：“张警官，我现在发个地址给你，你马上过来，程平很可能马上就会来。”

很快，张东阳就带人过来了。双方一见面，还没说话，张东阳就接了个电话，随后脸色一变，说：“程平去了医院，把孙小刚杀了。”他立即吩咐身边的队友将他们三人带去队里问话，自己则匆匆奔去了医院。

7. 各得其所

负责监视孙小刚的两名民警一直很尽职，不过人总有三急，其中一人去了厕所，另一人在门口接电

话。这时，有个医生戴着大口罩进来查房，民警没有细问，但一直开着门看着里面。里面的孙小刚输着液，已经睡着了。医生进去检查了一下输液情况，很快就出来了。

几分钟后，病房里突然传来异动，民警进去查看，发现孙小刚口吐白沫，像一条离水的鱼一般，不停地在床上抽动着。匆匆赶来的医生判断是氯化物中毒，立马进行紧急抢救，但为时已晚，孙小刚已经死了。

警方调查监控后，发现那名来查房的医生并不是本院的，又调出其他角度的监控，发现此人进医院时并没有戴口罩，正是程平。

很快，程平被悬赏通缉。警方一直没找到他的藏身之处，也就无法找到证据。小健得知李畅的遭遇后，苦口婆心地劝服了小丽，有了小丽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找到了程平所住的出租屋。在出租屋里，警方找到了一套网红青蛙服，右眼睛是耷拉着的，两手掌处有绳索状摩擦痕迹；同时，还找到了一根带有孙小刚皮肤组织的绳子。警方由此断定，程平正是地下停车场试图杀害孙小刚的人。

当时，程平用绳子从背后勒



· 中篇故事 ·

住孙小刚，但刚好李畅经过，他惊慌而逃，使得孙小刚侥幸逃过一劫。因为青蛙服看起来虽然是一样的，但经常看还是能分辨出不同的，程平在地下停车场门口认出了李畅，所以当时才会那么吃惊。为了试探李畅有没有看到杀人过程，他甚至又返回夜市，跟他攀谈，最后确认他没认出自己，也没看到行凶过程。

但是，这里面又有些说不通的地方。程平说过，他经常看到李畅开车到夜市，也就是说，他认识李畅，而从之后他的一些反应来看，他应该早就知道李畅就是三年前他亲手造成的那起车祸的苦主，按理来说，他该躲着李畅的，但是并没有。难道，他是个喜欢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恶魔，热衷于看到一无所知的受害人，在他的眼皮底下痛苦挣扎？

这天夜里，李畅没出去摆摊，在家和阿兰商量着以后的生活。这时，他的手机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接通一听，是耷拉眼，也就是程平的声音。程平缓缓道：“对不起。三年前那场车祸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撞死孙小刚，他把我害得太惨了，可是我没想到……”

李畅打断了他的话：“这没意

义，你知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程平说：“我想跟你见一面，我就在夜市，你的摊点上。”

李畅挂断电话，就给张东阳打了电话。

二十分钟后，张东阳打来电话，说抓住程平了，他好像预料到李畅会报警一样，就在摊位上等着。整个抓捕过程中，他只问了一句：“这算不算是李畅提供了重大线索？”看到警方点头，他才长出了口气。

警方的通缉令上写得很清楚，凡提供重大线索，使警方抓住嫌疑人的，奖励十万元。张东阳叹了口气说：“其实他也是受害者呀。”

李畅点点头，程平追了孙小刚三年，自己则追了程平三年，现在也算各得其所吧。只是这样的事本可以避免，如果孙小刚守信，如果程平没想杀他，如果那天夜里是自己去接儿子……那到现在，他们还都各自过着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

李畅没有惊动小健，悄悄辞了职，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他白天工作，晚上还是摆摊卖青蛙，以他的薪水其实用不着摆摊，不过阿兰喜欢看他又呆又萌的打扮，他也愿意让她开心。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杨宏富)



· 神探夏洛克 ·

发现金矿的男人

在一家酒吧里,一个青年人正抚摸着自己晒成古铜色的下巴,兴冲冲地对一个商人说:“我在沙漠里足足待了一个月,瞧,回到城里我才有机会剪发剃须。但在沙漠里的这一个月,我的收获很大,我发现了一座金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洽谈,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

夏洛克碰巧也在酒吧。他听完青年人的话,放下酒杯,礼貌地说:“这位先生,能问一下现在几点了吗?”青年人撸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答道:“9点半。”夏洛克看了一下青年人,微笑着说:“知道了,非常感谢。”然后他转头对商人说:“相信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金矿。”

夏洛克为什么这么说,他怎么看出青年人是在撒谎?

超级视觉

明明是静止的图片,你盯着看看,就会发现它们都在像花朵一般绽放!



思维风暴

在跑步比赛中,你超过了倒数第二名,此时你是第几名?然后你又超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下面二维码。
2. 购买 2024 年 1 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 上期答案见本期 P60。





本期话题：那些跨越时间的思念

馃 子

他今年六十开外，不到三岁时就没了母亲，对她没什么印象。最近，邻居六奶奶从大西北回来，给他讲了一件事。

“那时候，你娘饿得皮包骨头，临终前想吃馃子，你爹问我借了两毛钱，买了两个小馃子拿到她面前。你娘趴在土炕烂席上，两眼发光，接过馃子正要往嘴里送，你忽然光着腚走过来，一手扒着炕沿，一手伸向你娘，哭天抢地地号。

“你娘面带凄惨的笑，把两个馃子递给了你。她看着你狼吞虎咽，向你伸出了双手，你还以为她要抢馃

子，一边后退，一边把手放在腚后头。没过多久，你娘就不舍地闭上了双眼……”

这天，他买了一大袋馃子来到父母坟前，一手扒着墓碑上沿，一手伸向坟墓，大哭：“爹呀，您当时为啥不一脚把我踹出去啊！娘啊，您吃馃子啊……”

(高国俊)

半块月饼

17岁那年，我从几百里外的堂爷家坐轮渡回家过中秋，途中，滂沱大雨冲毁了桥梁，我只能第二天回家了。在哪过中秋呢？我正躲在村屋草檐下欲哭无泪时，一个婶子拉着我去了她家。

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月饼按人头供应。婶子丈夫病逝，领着四个跟我大小差不离的孩子。晚上吃月饼时，婶子把原本属于她的那块给了我。我推辞说不爱吃，相互推让中，我掰开一半给了婶子……

由于想家，我一晚上没睡好，待第二天起床时，早日上三竿了，婶子也去下地了。回家途中，我发现包里有张纸，里面包着半块月饼，纸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孩子，中秋家团圆，月饼要吃圆圆的一块。”我吃着婶子的半块月饼，眼泪止不住往





下流。

这一晃，快 43 年了……

(汪 志)

带干粮的老师

那年，我就读于一所山区小学。那一天，李老师来家访，父母忙逮鸡来杀，李老师阻止了他们，说自己带着干粮。

原来，李老师以前有一次去家访，那户人家杀了一只母鸡来招待他。没想到，就是那个学期，那户人家的孩子迟迟交不上学费。后来李老师得知，那只母鸡是那家人唯一的生蛋鸡，全家的柴米油盐、孩子的学费，全靠它生蛋来换。李老师愧疚不已，从此再也不吃学生家的饭了。

四十多年过去，李老师早已不在人世，我仍不时想起他家访时一边喝开水，一边吃干粮的情景……

(舒仕明)

一块肥肉引怀念

萌萌随爷爷参加战友聚会，席间她将一块肥肉丢在一边，却发现爷爷红了眼睛：“看到这肥肉，我就想起咱的老政委。”

那个年代，部队里生活十分艰苦，战士们一个个又黑又瘦，把老政委心疼坏了。他四处打报告，最后终于通

过批准，在连队里养起了猪。

过了两年，连队的“养殖业”

发展起来，战士们吃多了肥肉，便觉得有些腻了。

一天午饭时，老政委走进食堂，端着一个碗，将桌上丢弃的肥肉一一拾了起来，总共半碗之多。他把碗端给炊事班的同志，说：“洗洗，加几根青椒回锅，我爱吃。”

战士们面面相觑，从此再也没有浪费过东西。

(柏琼英)

信

作家里尔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封寄给他的信，让他去拿一下。里尔没听完就认为是诈骗电话，现在这时代，谁还会写信呀？

没想到，那个号码又发了地址过来，里尔一看，居然是母校。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回到母校，告知保安来意后，保安取出一摞信递给他，说：“你是名人，最容易联系上，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你了。最近操场翻新，树底下挖出一罐信件。”里尔拆开罐子一看，原来是年轻时同学们一起埋下的“时光信”。他沉默许久，打开了其中的一封信——

“三十年后的里尔，我正在想着你，你过得好吗？”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黄超鹏)

(本栏插图：孙小片)



· 我的青春我的梦 ·

宽阔的天空微微泛起宽鱼肚白，只一会儿工夫，一抹热烈的红就映染了半边天。偌大的集市开始人来人往，一个小角落中，有一家不起眼的糖铺开张了。

糖铺紧挨着集市上有名的书店，铺面很小，大概只有报刊亭那么大。糖铺却又很显眼，外墙被刷成了玫粉色，上面印着一个好听的名字——“云边”。墙壁凹凸不平，倒有点像油画的纹理。“云边”的老板是一位四十出头的阿姨，她在这里卖手工糖已经很多年了，是祖传的手艺。

五岁的钰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糖铺。奶奶牵着小姑娘的小手，漫步在繁华的街道，或许是因为这家店在众多“大”店中显得与众不同，一下就吸引了好奇的钰。

“奶奶，我想吃糖！”钰指着那家糖铺，转头奶声奶气地对奶奶说。

“乖乖，你还小，吃糖会蛀牙的。”奶奶轻轻皱起眉头，刮了一下钰的小鼻子。

“不嘛……”钰嘟着小嘴，抓着奶奶的袖子，开始死缠烂打。

“小丫头，你就知道为难奶奶！”奶奶一边嗔怪着，一边靠近

■ 上海市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

薛蕊琪

云边的糖铺





糖铺柜台，要了最畅销的那种糖果。

奶奶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把糖果递到钰的嘴边，轻声说：“喏，就舔一口，只能一口哦，不然你妈妈得怪我喽！”

钰伸出小舌头舔了一口：“哇，真甜！”她赶紧扒住奶奶的手臂，凑近了脑袋，要舔第二口。

“哎哟，小不点，你赖皮呀！说好就一口嘛……哎哟，你妈妈该怪奶奶喽！”

奶奶牵着蹦蹦跳跳的钰，笑着走远了。糖铺的老板娘看着祖孙俩一高一矮的背影，也笑了。

几年后，祖孙俩再次光临这个糖铺，钰明显长高了许多，都快比奶奶还高了。钰在前面戴着耳机，独自一人刷着手机，奶奶在后面拎着包，急急忙忙地想追上去。

“你好，买单。”钰随手挑了一些糖。

“总共十八元。”

“那个，多吃糖对身体不好……”奶奶气喘吁吁，终于追上了钰。

钰还是继续玩着她的手机，什么话也没说。

奶奶用手轻扯着钰的袖子，继续劝着：“钰呀……”

“奶奶你别烦啦，又不是你

吃！”钰一把甩开奶奶扶着她的手。

奶奶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祖孙俩一前一后地消失在集市的尽头。那年，钰十二岁。

弹指一挥间，很多年过去了，钰踏着儿时的记忆再次回到糖铺。她穿着一件橘黄色的风衣，披散着头发，明显成熟了许多，只不过这一次，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好，帮我拿份这个。”

钰接过糖，撕开糖纸，放进嘴里含着……奇怪，糖却似乎没有儿时那么甜了。

“妈，我要吃糖！”

“不行，糖吃多了会蛀牙。”

钰转过头，发现一对母子在一旁拌嘴。她忽然想起，曾经有个人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不知怎的，她的眼眶变红了，掉出了晶莹的小水珠。

那条离开集市的小路上，只留下钰一个人的背影。

一阵轻风吹过，“云边”旁的书店里，橱柜上有一页书被缓缓吹开，温柔的霞光停留在一行诗句上：“落花风雨又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孙小片)



阿 P 走霉运

■ 毕 华



阿 P 的哥们东子结婚，阿 P 要随礼，可是囊中羞涩。前几天公司发了年终奖，阿 P 为啥还没钱？因为公司发的根本不是钱，是六百块钱一本的刮刮乐彩票。要是买彩票能中奖，身边那么多买彩票的人咋没发财？所以，阿 P 对彩票压根就不信！

可是，礼金无论如何都要给啊……阿 P 眼珠一转，拿那本彩票去随礼，等于六百块钱，还能美其名曰把发财的机会留给东子。

谁知，婚礼过后，东子给阿 P 发来几张照片，他在这本刮刮乐里总共中了七千多块！

阿 P 傻眼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只能自我安慰，运气这事谁说得准呢？毕竟东子是最好的哥们，肥水没流外人田不是？

他努力压下心里冒出的酸水，真心地恭喜了东子，然后随手把中奖的照片发到了公司群里。这几天，群里的同事们都在晒中奖的刮刮乐，平时他们有人是业务第一、销售冠军，这回，我阿 P 终于可以当一回手气王了！

果然，谁的奖金也没阿 P 高，羡慕的、恭喜的一大堆。阿 P 得意地发了一句：“小奖而已，不足挂齿。”

有人提议：“阿 P，你是当之无愧的手气王，不请客说不过去啊！”

坏了！阿 P 这才反应过来，可下面已是一呼百应。他想说不是自己中的奖，可又拉不下面子。最



后，阿 P 答应给自己部门的每人买一杯奶茶。

算了一下，请同事喝奶茶的钱要接近三百块，阿 P 一阵肉疼。如果真是自己中奖，那没啥说的，可现在丢了大奖，又落下三百块的饥荒。之前按下去的酸水，这下压不住了，奖是东子中的，七千块先不论，但这三百得让他出！

阿 P 原本以为，按东子的性格，他中了彩票，咋也得给自己发个红包意思一下吧？可这都好几天了，东子也没动静，阿 P 又不好直接问。恰好这天阿 P 摔了一跤，于是借题发挥，发了条仅东子可见的朋友圈，抱怨自己走了霉运，喝凉水都塞牙……终于，东子打电话来：“咋了，阿 P ？”

阿 P 趁机说：“东子，看来彩票不能送人啊，送给你之后，我这霉运不断，上楼滑倒，走路摔跤，跟人说句话都要赔钱，是我把好运给送走了啊。”

听了这话，东子立马说：“你等我，我保你立马好起来！”阿 P 大喜，东子终于明白啥意思了！

很快，东子拎着一只大公鸡和一瓶烧刀子酒来了，进门就说：“阿 P，我特意开车去乡下买了只大公鸡，你在门口杀了，把公鸡血滴到

酒碗里，一口气喝了，霉运可立即解除！”

阿 P 两眼一黑，东子连忙解释：“公鸡血可解煞气和驱邪，烈酒祛阴寒，两者并用保管赶走阴晦之气，听我的没错！”

见阿 P 不动手，东子拿来两只碗，倒上酒，三下五除二宰了公鸡，结果鸡血弄多了，红彤彤的大半碗，看得阿 P 直反胃。

东子一咬牙：“为了哥们，豁出去了，我打个样，你跟着！”说完，他先一口喝了下去。

见东子如此真心，自己不喝说不过去，阿 P 眼一闭，也一口干了。

可没过多久，东子没啥事，阿 P 却开始上吐下泻，东子慌了神，赶紧把阿 P 送到医院。

医生问过病情后，训斥二人：“胡闹，血液里有很多种微生物和细菌，不经过高温杀菌不能食用，你们咋这么迷信呢？”

阿 P 经过简单治疗后，两人耷拉着脑袋走出医院。路上，两人一前一后走着，阿 P 还在叨咕：“咱俩一起喝，你没事，我就这样了，看来霉运还在啊！”

东子愧疚地说：“不好意思啊，害你来医院……”说着话，只听“咣当”一声，东子一回头，阿 P 不



见了！

这时，路边一个工人跑来，把掉进窨井的阿 P 拉了出来：“没看见旁边的施工牌子吗？还往洞里踩？伤着没有？”

原来，工人正在这个窨井里施工，刚才出来休息一下，窨井盖子搭上一半，还有一小半的洞口露着，阿 P 却正好掉进了洞里。

东子见阿 P 没事，这才憋着笑说：“我以为之前你跟我闹着玩呢，现在看来，你是真的走霉运了啊！”

这一下把阿 P 摔疼了，他也不装了，把请客喝奶茶的事说了出来。顿时，东子涨红了脸，说：“我是真没钱了。”说着，他打开微信余额给阿 P 看，只有几十块钱了。

阿 P 一愣：“你工资先不说，中奖的钱呢？”东子有些难为情地说：“兄弟，我结婚了啊！”阿 P 才明白过来，东子结婚了，财政大权也交上去了！

东子小声说：“其实，你啥意思我能不明白吗？可我媳妇一高兴，把中奖的钱拿去买理财产品了……给你一两百吧，我又拿不出手，就把仅有的钱全拿来买大公鸡补偿你了，现在我只有几十块了……”

阿 P 后悔了，自己这样难为东子，还算啥哥们？他也把余额给东子看，只有一百多：“那咋办？咱俩凑一块儿也不够奶茶钱啊。”

东子叹了口气：“早知道你只要三百，那只公鸡我就不会买了。”

公鸡？阿 P 眼睛一亮，拉着东子往家跑。回到家，他给那只英勇就义的公鸡拍了照，发到公司群里，编了段话：“朋友经提拔当了领导，为庆祝，斥资去乡下购得数只土公鸡赠送友人，我幸得一只，因家人不喜鸡肉，特低价转让。原价三百，现二百即可得，已经宰杀，需要者可帮褪毛。”

很快，另一个部门的主管发来消息问：“真是土公鸡？”

阿 P 赶紧答复，又聊了几句，阿 P 得知，这主管也挺迷信，买这只土鸡就是想沾点喜气。很快，阿 P 就收到了主管给的红包，打开一看，竟然是原价，三百！

阿 P 喜不自禁，拍着东子的肩膀说：“看见没？能力！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东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夸阿 P 厉害，阿 P 顿时飘飘然起来，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顾子易)



时光窃贼

■ 迂夫子



我一直自诩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贼。这天午后，我斜倚在广场栏杆上，若无其事地在人群里搜寻目标。我穿着一身笔挺的名牌西装，价格不菲。干我们这一行，有一身好行头很重要，当然如果再有一张帅气迷人的脸蛋儿就更好了，幸运的是，这两样我都有。

突然，我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愕然回首，发现是一个比我还英俊帅气的年轻人，正微笑着看我。看他一身打扮很时髦，分明是哪个富家公子自投罗网来了。

年轻人却说：“不要枉费心机了，我的财富你偷不走。”我一惊，转身要逃。他拽住了我的胳膊：“我跟你一样，也是贼！”我惊讶于他

竟然把“贼”字吐得如此清晰，要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最忌讳这个字。

“我不偷任何看得见的东西。”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那、那你偷什么？”

他自信地说：“时光，我只偷时光，请叫我‘时光窃贼’好了。”

我摇摇头，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我可不想浪费这个美好的下午时光，跟一个所谓的“时光窃贼”扯闲篇儿，我已经开始把眼神游移到附近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身上了。

“难道你不好奇我是怎么偷时光的？”他的话一下子搔到了我的痒处，没等我说话，他就滔滔不绝



地说起来，“就在昨晚，我偷了一个十四岁少年的青春年华。十四岁正是叛逆期，我只要倏地钻进他的体内，他就开始疯狂地打游戏、蹦迪、喝酒——做那些快速燃烧生命的事。他的时光倍速前进，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等我从容地钻出他的身体，往你这儿溜达的时候，我的耳边还回响着那个少年——不，那个中年人看到镜中的自己后，发出的狼嚎一般的哭声。”

“唉，世间最宝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不是吗？”年轻人弹了弹笔挺的西装领子说，“每得手一次，我就会年轻一岁……”

时光窃贼看我有些半信半疑，接着说道：“就在上周，我遇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少女厌倦了父母的嘘寒问暖和繁重的学习生活，她要去寻找诗与远方，我当然很乐于和她同行。我陪她在外面放纵了七天，就在少女决定要回家看看时，我果断地离开了她。你能想象得到，当敲响斑驳的油漆大门，认出风烛残年的老人竟然是父母，而自己早已人过中年时，她爆发出的哭声该是多么惊天动地……”

我已经有些相信眼前的年轻人了，他现在看上去似乎比我第一眼

见他时更年轻英俊了。

时光窃贼微微一笑：“我该走了，去人多的地方转转，没准儿会遇到更好的猎物，再见！”看他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东方晨曦里，我若有所失地呆立着……等等，怎么是晨曦？刚才还是骄阳似火，我只和那个家伙说了一会儿话，竟然……我惊恐地四处寻找镜子，任何能照得见容颜的东西都可以。

这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经过我的身边。“爸爸，那个老爷爷太可怜了，我们给他一点钱吧？”“好孩子，给你，把这枚硬币给他吧！”

我望望四周，没有看到流浪汉。小男孩却径直朝我走来，我不由得毛骨悚然，同时发觉身上原本笔挺的西装竟变成了一件肮脏得看不出本色的破烂货，而我的胡子竟有一尺多长……

我没有接住小男孩递过来的硬币，也难怪，我原本矫健的身手已不复存在了。那枚硬币“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像一只陀螺快速地旋转着，旋转着，仿佛要转上一个世纪似的。

(推荐者：晓晓竹)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孙小片)



忘不了

■ 冯 凯

眼里，也挺高兴。

一个月后，阿志又开始长吁短叹，怪小娟太狠，伤害自己。大鹏知道阿志又想起失恋的事，他一咬牙，说：“走，我今天再请你吃饭，别想不开心的事了。”之后，阿志果然又恢复了不少，但大鹏不敢松懈，经常陪他去运动、打游戏。

就算这样，每过一个月，阿志仍要“发作”一次，大鹏怕他出事，只能一次次请他吃饭。几个月下来，大鹏的钱包快瘪了，他忍不住问：“阿志，你咋回事？失恋都这么久了，怎么还走不出来，是想让我请你吃饭吗？”阿志摇摇头，说：“我是真的忘不了小娟。”

大鹏不解地问：“有关她的物件都扔了，微信也删了，平时也不提她了，你怎么就忘不了呢？”

阿志长叹口气，说：“我之前不是买了部手机给她吗？手机太贵，我就搞了分期付款，要还两年……每到月底还款日，我就会想起她……”

(发稿编辑：田 芳)



锻炼 支持你

■ 赵功强



大顺退休后，每天上午都会来到公园，跟着老刘等一帮拳友练太极拳。

这天，大顺正在练拳，突然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便匆匆赶回家。直到半个月后，大顺才又来到公园，一出手，拳法竟进步神速！老刘羡慕地说：“好家伙，原来你这些天在家闭关修炼呢，效果不错嘛！”

大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哎，我闺女带着小外孙回来住，小家伙不习惯，总是哭闹，我老婆就让我打太极逗他玩，还别说，挺奏效。就这样，我每天得在家比画好几遍呢。”老刘笑着说：“她这是变相支持你锻炼啊！”

眼看太极招式练得差不多了，老刘带着大顺，每天盘腿坐在公园的草坪上，练习吐纳运气，可没练几天，大顺又消失了。

老刘打电话问他，大顺叹着气说：

“我又得在家练半个月了。最近我老婆要吃中药，她让我每天上午别出门，就坐在沙发上练习吐纳运气，实际上是让我守着电磁药罐熬药呢。”老刘笑了：“这也算她支持你锻炼！”

过了半个月，大顺才又回归“组织”。招式有了，吐纳也跟上了，最后就是练力量。老刘听说用“鳄鱼爬”来练力量效果很好，就拉上大顺一起练。所谓的“鳄鱼爬”，就是模仿鳄鱼趴在地上，手脚并用，交错爬行。大顺练得投入，进步很快。

可没过多久，老刘发现大顺爬行时动作明显变缓，手和腿的力量都不够。

老刘问他怎么了，大顺无奈地说：“还不是因为我老婆，她知道了我在练鳄鱼爬，就让我在手脚上绑上抹布在家练，说是锻炼的同时，顺便把地也抹干净了……”

(发稿编辑：朱虹)



大勇的新单位离家很远，他便买了辆电动车。上班是方便了，可他又面临给车充电的问题：小区的几个充电口根本抢不到，费用又贵。大勇心一横，打算把电池拆下来拿回家充电。

谁知，他提着电池刚到电梯门口，就被邻居们看见，立刻被围攻了：“电池不能入屋充电啊，引起火灾可就麻烦了！”“大勇啊，这是违法的！”大勇连连道歉，保证不会这么做了，才平息众怒。

可大勇不想放弃，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把电池用袋子套住，提着从消防楼梯走上去。这下没人看见了，只是他住十楼，可累得不轻。

就这样过了半年。这天，大勇照旧提着电池爬楼梯，刚爬到四楼，就见有个男人鬼鬼祟祟地在一家门锁上捣弄，面生得很。大勇不由得大喝一声：“干吗的？”

男人吃了一惊，连忙往楼上逃窜。真是小偷！大勇边喊“抓小偷”边追了上去。一开始，男人跑得飞快，后来气喘吁吁，越跑越慢，而大勇则越追越近。

男人急了，掏出一把折叠刀，挥舞着冲向大勇：“谁让你多管闲事！”大勇则一点也不慌，冷笑着举起沉重的电池，砸向男人，直接把他砸倒在地，动弹不得。

片刻后，男人被赶来的邻居和警察抓住。大家都对大勇竖起拇指，有人问：“大勇，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你是怎么制伏小偷的？”

大勇咧嘴笑了：“这半年我每天都提着三十斤的重物爬楼梯，身体肯定好啊！”

躺在一旁的小偷龇牙咧嘴地说：“这到底是啥玩意啊？把我砸得疼死了！”说着，他伸手一拉袋子，电池露了出来……

(发稿编辑：王琦)

意外的露馅

■ 丁凯丽





什么东西不能偷

■ 衡德宏

阿光跟师父学艺两年了，学的是什么？偷窃。这天，师父在家中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双高跟鞋。阿光瞪大眼，小声说：“师父你……偷女人的高跟鞋干什么？”

师父一脸高深莫测地说：“傻徒弟，这你就不懂了。这双高跟鞋，可以给你师母穿，也可以卖了，因为价格不贵，失主也不会报警，这样我们就成功避免了风险。”

话音刚落，“咣”的一声门开了，几名警察冲进来，一把摁住师父：“别动！嘿，人赃俱获。”

师父却一点不慌张：“一双高跟鞋而已，值得你们兴师动众吗？”

一名警察说：“说得倒轻巧，你知道这双鞋值多少钱吗？这是世界限量版、顶级奢侈品，上面嵌金镶钻，值好几万，够你吃牢饭的了！”

师父被带出门时，仰天长叹：“切记、切记，女人的东西不能偷！”

阿光吓坏了，从此再不敢碰女人东西一下。女人的世界太复杂，说不



定她们随便一样东西就是个奢侈品；那只好偷男人的了。

这天他潜进一户人家，盯上一双男鞋，左看右看，最终确认那就是一双最多200块钱的运动鞋，还是双增高鞋，看样子男主人个子不高。阿光心想，恰好自己也不高，大小也正适合，就是它了。

过了一阵，师父在牢里见到了阿光。阿光哭丧着脸说：“师父，我牢牢记着你的教导，女人的东西碰也不碰，只不过偷了一双男式运动鞋，就被抓进来了……”

师父问：“那双鞋是世界顶级限量版？”

阿光说：“才不是，就值200块钱，可是、可是，鞋的增高垫里全是那家伙的私房钱……师父，我冤啊！”

(发稿编辑：王琦)



老付的儿子小付是村里第二个大学生，要说第一个，则是长海的儿子。两人岁数只差几个月，但长海儿子比小付大了一届，让小付屈居第二。老付这人爱计较，总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毕业后，长海的儿子回农村办农场，大规模种起了小麦，而老付的儿子则进了城里的大公司。因为这，老付逢人就挺直了腰：“我儿子真是有出息，在大公司的核心部门哪，经理说马上就能提拔他当主管了，比长海家那个厉害多啦！”

转眼到了春节，年轻人都回了村。这天闲来无事，大伙儿都聚在村头小商铺门口闲聊。

老付故意挑事儿道：“长海儿子，你办的农场今年收成咋样啊？”

长海儿子谦虚地说：“才刚刚起步，产量不算太高。”老付咂咂嘴：“你那一分耕耘，也就能收获一分麦子

耕耘与收获

■ 胶年儿

吧！我儿子在城里那是一分耕耘，十分收获，马上就能当主管了！”

一旁的小付却连连摆手：“当不上，当不上！”老付立马站了起来：“咋当不上？上次你打电话回来，不是说马上就提拔了吗？”

小付尴尬地自嘲道：“人家一分耕耘，好歹也有一分麦子的收获呢；我这一分耕耘，得到的就是一个大饼！”老付皱起眉：“啥大饼？”

小付叹了口气：“画饼呗！我那经理光是嘴上说给我提拔，这么久了

啥都没有！”他紧接着又说：“我这收获的也不光光是大饼，还有烙饼的工具呢！”

老付满脸疑惑：“啥意思？”

小付欲哭无泪道：“我吃着经理画的大饼，出了事儿还得替他背锅，这又是饼又是锅的，可全乎了！”

(发稿编辑：赵媛佳)





改

一味凉 姓



小丽考进民政局没多久，继父步叔叔去世了。一年后，母亲尚阿姨试探着问小丽：“我想和你生父复婚，你同意吗？”小丽点点头，没意见。

但没多久，小丽的生父老马不高兴了，为啥？小丽现在还跟着继父姓步呢，一家三口三个姓，谁听了不犯嘀咕？于是，他提出让小丽改姓马。

小丽犹豫道：“我是步叔叔养大的，他把我当亲生女儿，我愿意跟他姓；再说我都改过两次姓了，实在不想再改了，万一你俩以后又离了呢？”原来，小丽一岁时，尚阿姨就和老马离婚了，她将小丽的姓从“马”改成“尚”；两年后尚阿姨再婚，小丽再次改姓。

这可咋办呢？夫妻俩思索再三，决定将两人的姓组合在一起。

尚阿姨笑吟吟地对小丽说：“咱俩的姓都在里面，以后就算真的离了，也不会再让你改名字了。至于步叔叔，

你只要把他的父母当作你的亲爷爷奶奶，好好孝顺就行了。”

小丽无奈地同意了，尚阿姨满意地笑道：“这才像一家三口嘛！”

不料几天后，小丽却哭着回到家，说要把姓改回去。尚阿姨大吃一惊：“是你步叔叔家的亲戚骂你了，还是外人说闲话了？”

小丽摇摇头：“领导给我调岗了。”

尚阿姨更惊讶了：“为啥呀？你以前不是还说领导总表扬你吗？莫非他和你步叔叔有旧……”

小丽指着胸前的工牌，说：“我是办理结婚登记的，以前叫步丽，新人都说，‘不离不弃，这名字好’；可现在新人见了我就嚷着要换人，嫌晦气！”

马尚丽，这名字哪里晦气了？尚阿姨念了几遍，恍然大悟：“马上离……”

(发稿编辑：赵媛佳)

(本栏插图：小黑孩 顾子易)

**讲一个故事，做一个游戏，教一个方法
让孩子边玩边学，爱上学习**



名师解惑 点石成金

学习有方法，拒绝死读书

跟学生讲“悄悄话”，对家长讲“大实话”

“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成绩”丛书（小学版）全套4册，35元/册



微信扫码购买

《名师点金：语文可以这样学（小学版）》

《名师点金：数学可以这样学（幼升小·小学版）》

《名师点金：英语可以这样学（小学版）》

《名师点金：体育可以这样学（小学版）》



淘宝扫码购买

购买方式

1. 就近到各大实体书店购买。
2. 登录当当、京东、淘宝等网上图书商城购买。
3. 邮政汇款购买，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A 座 2 楼 206 室，邮编：201101；
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两册以上免收邮资。咨询电话：021-53204159。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会》开始



故事会®

订阅 2024 年《故事会》，有好礼了！

《故事会》红绿版 邮发代号：4-225

定价：8 元 / 册，红绿版全年 24 期，192 元

《故事会》校园版 邮发代号：4-900

定价：8 元 / 册，校园版全年 12 期，96 元

《故事会》精彩看点：

过目不忘，助力人生

《故事会》中许多短小通俗的作品都适合被引用于作文。好故事用不着逐句逐段苦吟背诵，在需要的时候，它会让你左右逢源，下笔如有神助。

新奇巧趣，可读性强

《故事会》中的作品情节新鲜奇巧、跌宕起伏，历年来形成了许多品牌栏目，如“笑话”“幽默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民间故事金库”“东方夜谈”“中篇故事”等。不同需求的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品，获得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学生信赖，家长放心

《故事会》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值得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推荐。不论写作文，还是学做人，正如莫言先生所说：“读故事的确会影响人的一生！”

还在等什么，赶紧购买，选择《故事会》，就是选择中国好故事！

订阅方式：

1. 电话订阅，请打 11185 邮政上门收订
2.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订阅：<http://bk.11185.cn>

3. 扫以下二维码订阅



红绿版订阅



校园版订阅



读者订阅增值奖励办法

凡订购《故事会》红、绿版半月刊(邮发代号 4-225)或《故事会》校园版月刊(4-900)全年订户，获得如下增值奖励：

订阅奖

● A) 将赠送(面值 18 元)“故事会首发纪念数藏”一份。

兑换方法：读者订阅杂志后，订阅单拍照或者从邮政订阅网截图订阅单连同联系方式一起上传故事会公司邮箱(dingyue@storychina.cn)，刊社通过邮箱回函，读者可以获得：“i得数藏 APP——故事会首发纪念数藏”激活码和兑换方式。
(数藏品预览链接：<https://www.id-nfr.com/mobile/index.html>)

● B) 将赠送《学会考试》方法视频系列课程一份。

兑换方法：刊社通过邮箱回函，读者可以获得视频课程链接，可线上学习《学会考试》方法。

订阅抽奖

故事会公司将在上传订阅单中以 100 名抽取 1 名，奖励(价值 500 元)的东汉时期“说唱俑”复制品一尊。“说唱俑”现为《故事会》杂志注册商标，曾被评为中国最佳吉祥物之一(抽奖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并公布名单，同时读者邮箱将收到得奖通知)。

特约作者待遇

文学爱好者在上传订单时，可以附言“成为作者”，《故事会》杂志将授予特约作者电子证书。特约作者投送的优秀作品可以优先录用刊登于《故事会》杂志，优秀作者将吸收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ISSN 0257-0238



9 770257 023237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8.00 元

每月 8 日出版